

期二十第



OCT 12 1948

卷一第

新華日報

刊周

(一)誰敢擔保此中無陰謀? (二)符咒失靈 (三)「經濟天地」中的圈兒

短評

我們的意見

制裁獨佔的立法

第三次大戰中國沒有便宜可沾

專論

衙門與紳士之間

評農地改革法草案

通訊

美國對中國的看法

秋風蕭颯中的華北三戰場

秋高馬肥看東北戰場

訊

暹羅排華紀實

書評：現代社會的診斷

文藝：菜市

劉大中 吳景超
邵循正 戴世光

趙人儂
潘光旦

蕭 乾
胡 慶 鈞
鄭 彬

本刊特約記者

(南京通訊)
(北平通訊)
(瀋陽通訊)
(曼谷通訊)

黃 炎 齋
鍾 炎 齋
蘇 俊
李 瑛 江 玉

版出日九月十年七十三國民

國立北平圖書館



誰敢擔保此中無陰謀

我們的政府爲什麼要走美國的路線？這道理，寬泛的

說容易了解，細膩的說不大容易了解。尤其表示軒輊於民主黨當權還是共和黨當權之間，使不加深究的人覺得有點莫名其妙。政府委員在共和黨競選得勝上押寶，冀由此抬高其身價者，有孔祥熙，鬍鬚在釘住杜威，守望佳音，然後回國，重爲閣揆；有陳立夫，以去美重整其道德爲名，新近也在開始學習做掮客，求有一天踏上閣揆之階；尚有其他人物，其跡象示人在押寶，不一而足。美國方面也有一些共和黨中的政客，如亨利魯斯，滿立德之流，在以增加華僑爲號召，藉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這批中美政客的深相結納，其用心，以求自己隨官求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始者，未嘗不可以結成反共陣線，求左右兩國之外交終。押寶者，孤注一擲之謂也。自張羣訪日，跡象所示，識者已慮中華民族有被賭徒出賣于山姆叔叔之危險。此一疑慮，就張羣回國後之言論觀之，益信其並非無稽。

張羣近幾個月來，先遊北平，旋至昆明，示人只是遊遊看看，無何一定用心之後，溜到日本，居然爲麥克阿瑟將軍之上賓，四次晤談，每次歷數小時。日本人以其爲將軍之上賓，敬之遂逾尋常，張羣乘上賓之威，對於日本人偶亦暢言無忌。載譽歸來後，於九月二十八日在南京播講「日本觀感」。一位政治上的人物，到外國去一次，來去都應對人民有交代，鬍鬚是民主國的通例。這位前任行政院長訪了日本一次，其去也未見政府宣佈所爲何事，我們老百姓原也無權過問，回來後發表演說，道是向我們老百姓報告，鬍鬚是對我們交代，想不到老百姓這樣被捨棄，誠有受寵若驚之感。去日本

是亦訪亦視察，訪將軍，視察戰敗的日本也，故訪察二字在此聯用。張羣的播講要點，與本題有關的有下列幾端：一、在軍備上，盟國三年來對日本武裝的解除，辦得徹底，日本現有的警察保安船艇以及所用槍械數量都是盟國認爲日本維持當前本國海陸秩序最小限度的需要，絕不許作日本海陸軍重建的基礎。二、經濟問題，至少三四年內日本不能達到自給的程度。從經濟條件上講，日本不能重建一個足以威脅和平的軍國。三、今後世界建設將以亞洲爲中心。隨第二次大戰之結束，亞洲世紀開始了。今後亞洲主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自己開發資源，自己製造商品，自己提高亞洲人民生活程度。這工作必須亞洲各個國家民族集合起來，構成一個相輔相成，互助互利的亞洲區域經濟集團。在這集團中中國實無旁貸，要採取主動。這區域經濟計劃應由中國商量有關各國，擬定方案。這共同建設的工作應由中國一馬當先，以前驅自任，而和平民主的日本當然不能摒除在外。只有從整個亞洲前途着想，纔能够賦予和平民主的日本以其所應有的地位，中國應在防止日本重整軍備和配合整個亞洲重建的大原則下，有條件的贊助日本復興。

詞令是另一事，主要的是實質。實質如何？張羣訪日之行，爲中國向麥克阿瑟將軍送了一份禮，這便是中國贊成美國扶植日本。得回來的是什麼？天曉得……大概是共和黨競選勝利後，山姆叔叔提携中國現政權更加出力，反共戰線更形嚴密吧？

我們疑心此中有陰謀；經此一播講，無異自行招供揭曉了。隱藏着不可告人之事，而故意給蒙上東方聯盟盟主之外衣，將誰欺？（振）

符咒失靈

往者，在政治協商之初，「祇許成功，不許失敗」這一句話揭出了人民求免於內戰之忱，政府當局遂亦利用之，將它懸掛在嘴上，以掩飾其無求和協之誠意。考驗了一番，證明這祇是「甘言」之後，不但它的「威靈」早已沒有了，并且一提到，便叫人聯想到「醜惡」。這次的財政經濟改革措施，

一出現，政府當局即先自宣稱「祇許成功，不許失敗」，我們在報端上讀到了這符咒式的幾個字，皺過眉頭，心惡此一不祥語之竟又出現，皺過眉頭惡過心之後，也就懂得「朝廷」和「工匠」又在施魔術了。

我們說「不祥」，似乎尚有珍惜之意。是的。死了多少人，耗了多少

力，國家民族社會的遭進步到了多少週折，才捧出一個政權來，擬出一個人物來？是好是壞，人民說不了干係。一黨一姓之失敗不足惜。搞了幾十年，依舊一團糟！反映這國民族沒有出息，這個國家沒有光明的前途，無處見到的善良的人民怎能不為之悽愴？怎能不表示失望？此次的改革措施，就理來講，我們不能也不應期其有大成功，祇說可能有點小成就，就情來講，却不願見其如何失敗。此中用心，正復如是。然事實逼人，從公佈緊急處分令到今日，不過四十天，所謂改革，已瀕於失敗矣。就情來講，雅不願見其便爾失敗，就理來講，究未可倖免也。

所謂幣制改革，實是變相的大鈔之增發；要人民交出金銀及外匯，乃是「竭澤而漁」。增發大鈔，物價水準必趨高，再加上澤中竭出來的，水準之提高必益加劇。凡此均是常理。偏偏張天師不信常理，而信符咒可以活命。鷹雲駕霧，熱鬧了個把月，到後來，發見貨物自店舖撤離，物資不暢流，生產呈萎頓，黑市猖狂，人民心裏恨它而仍得與它周旋，才現出一副尷尬的面相。不但待活者生死未卜，即施法術者也騎虎難下矣。現在似乎已交到怎樣能不太失面子便收場之關頭了。那亦得看施法術者有無勇氣敢偃法鼓息法

「經濟天地」中的圈兒

「經濟天地」在新聞紙中佔有一欄，所以報告物價。物價是物品的價值而以貨幣數量表示之，當然都是數目字，而今竟以「圈兒」代替之，其中必有奧妙。嘗讀兩般秋雨盪筆，頗欣賞關於圈兒信的一節，茲錄如次：

有技致書于所歡，開紙無一字。先畫一圈，次畫一套圈，末畫無數小圈。有好事者題一詞于其上云：相思欲寄從何寄，畫個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個是圓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無中生有，令人忍俊不禁。

圈兒雖空洞無物，其實包羅萬象，無所不容。圈兒的妙處就在一個「猜」字。猜猜看，便知其中有無量數的蘊藏。對於「經濟天地」中的圈兒，我們希望有人這樣猜：

物價的動向總逃不出三條大路，即上漲，不變，與下落。過去物價總是直線的上漲。現在幣制改革了，即有維持不變與下降之可能。過去人們不必猜，準知道物價必上漲。現在可有猜的機會了。佳境來臨，其在

旗！

由下面這個報道，似乎有走這一着的模樣，姑誌之以觀其後。據北平世界日報九月二十九日所載南京電訊，政府為謀達成新經濟措施預定目的，即將採取如下措施：一、全國加強經濟管制。上海自實行經濟管制以來，已收相當成效，但因僅在上海實行，致造成上海若干重要工業原料價格反較產地為低，因有斷絕來源趨勢，故有全面在各主要地區同時實行經濟管制必要。二、全國各主要地區物價，將重新合理調整。因八一九各限價高低不一，有超過當時合理價格，有不足維持成本價格，兩者均根據實際情形，予以調整。調整辦法，正由政府派員在滬會同各主要廠商代表計算研討中。三、緊縮金圓券發行。對過去以發行彌補赤字措置決予改善，政府一切正常支出，均設法在稅收中取彌補。

這段消息中所說的三點，我們不必加以推敲。其中有門面話，亦有招供詞。在面子上仍說要加強管制，骨子裏肯自承失敗，尚不失為勇者。祇是小勇尚不足以濟事；需要大勇，才能面對着不能緊縮發行之基本原因而自知負責。（軒）

茲乎？其在茲乎？

不敢望下降，至少得穩定。我們希望雖則調兒低了一點，總還有人這樣猜：「經濟天地」中的圈兒說明了這些商品的價格已被釘住于八月十九日之價格。圈兒表示穩定，即謂這些商品的價格已經被圈在圈圍之中而俯首就範了。幣制改革，原就想叫物價穩定。真穩定下來了，功德圓滿，實是大佳！

最要不得是從壞處猜，那就成了猜疑了，無當于「擁護國策」之道！最不可，是這樣猜：

「經濟天地」中的圈兒，莫不是表示市場上商品價格的波動太大了，大有交易所中因證券漲落過鉅而停拍的意思？或者說這些物品因求過于供，釀成有行無市的局面？甚或因市場上的黑市與八月十九日的限價太脫節了，報社為遵守政府的法令，給打圈圍，似密而實洩云？

那就像「相思欲寄從何寄？」「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了！政府固然不行，人民也就不明白了！（廉）

制裁獨佔的立法

劉大中 吳景超 趙人儂
邵循正 戴世光 潘光旦

立法院在九月一日復會以後，還沒有什麼重要的表現。關於出版法的修正，臨時財產稅的徵收，農地的改革，國家銀行商股的收回等項，雖然還沒有具體的決定，但至少已經有人提出草案。對於獨佔企業的防止和制裁，立法院似乎還沒有顧到。其實，在一個還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內，制裁獨佔法規的樹立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情，其迫切性並不在其他基本立法以下。

一般人對於「獨佔企業」這一個觀念，常有誤解，以為只有在某一個企業單位獨自經營某一種工商業時，才算是「獨佔」。其實，「獨佔」的解釋，並不應當這樣的狹窄。有的時候，經營一種工商業的企業數目，雖然不只一個；但是因為數目過小，或是其中有幾家特別的龐大有力，因此這種工商業的銷量和價格，可以被這幾個企業單位所操縱。（單獨的、或聯合起來去操縱）。在這種情形下，獨佔企業為增加利潤，勢必減低產量，提高價格，同時對於在這個工商業內工作的勞工，也有剝削的能力。

在我國目前狀況之下，制裁獨佔法規的樹立，尤是當務之急，理由如下：

(一)我國的工商業雖然還不發達，但是已有集中的跡象。在麵粉、紡織業、化學工業、銀行業、進出口業等範圍中，我國也已有「土皇帝」，比起外國的「大王」來，雖有小巫見大巫之感，但在本國確已可稱霸一時。這些「土皇帝」與外國有聯繫，與政府大員有關係。一旦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真要開始的時候，這班人一定可以捷足先登，加深獨佔的程度，消滅建設的效果。在其勢未成以前，先加以有效的防止，自然比改正既成的局面要容易的多。

(二)在新近生效的中美商約中，美國的企業和私人在我國享有高度的「國民待遇」，（幸而農業、礦業、公用企業、內河航行等範圍還沒有包括進去）。換一句話說，美國的企業和私人，在我國經營商務、製造、加工、金融等業的時候，他們所享受的權利和我國自己的企業和私人相同。從條文的

字面上看，我國的企業和私人，自然也可以在美國經營這些事業，享受與美國人民相同的權利；但是因為資力和技術的限制，我們可望洋興嘆而徒喚奈何。在目前戰事進行的狀態下，美國的資本自然是請都請不來的。但是一旦環境穩定美資真是大量湧入的時候，他們不難在上述任何一個企業範圍內，造成獨佔的局面，我們如想只享外資的好處而不受其害，制裁獨佔法規的樹立，是應作的事之一種。

獨佔式的稱霸在美國最為普遍，所以美國有種種制裁獨佔的法規（Anti-trust Law），禁止企業間用「連鎖股權」或其他方法去彼此勾通，不准暗地裏分割市場，或是取一致的行動去抬高價格。這些辦法是我國制裁獨佔法規中應有的「部份」；但是，為我們的目的，這些辦法還是不夠的。一則暗地勾結通同作弊的情形是極難發現而更難證明的。二則我們根本反對任何一個民營企業在某一種工商業中取得獨霸的地位，牠是不是與其他的企業勾結，還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國制裁獨佔法規應有的內容，在此不擬討論。下面這幾個原則，似可作為我們研究時的參考。

(一)各企業股權的銷售，完全採取記名式，轉移時必須立即登記公佈。

(二)禁止「持有公司」(Holding Company)和企業間的「連鎖股權」(Inter-locking Ownership)。

(三)禁止任何一個私有企業的產量（或是資本）超過同業總量（或是資本總值）的一個固定的百分數。

(四)在特殊的情形下，如果第(三)項不能或是不宜施用，政府應對該企業的定價和產量方面，加以特殊的統制。

在理論上，政府應強迫該企業擴充產量至其邊際成本大約與售價相等為止。這種原理一時自不易實施，但應為我們管理獨佔的最後目的。

(五)對於國有的獨佔企業，政府亦應制定法律，使其擴充產量至其邊際成本約與售價相等為止。



專論

第三次大戰中國沒有便宜可沾

蕭乾

這裏的大前提，不是世界會不會有第三次大戰，問題只是戰事來了，對中國有沒有什麼好處。我們無妨假定這場戰事的主角是美蘇。一，事實上能够再以主力來一場戰爭的，也只有這兩個國家。二，從立場從權益看，最易起衝突的只有這兩個國家。三，它們的勢力範圍剛好以中國為緩衝。蘇聯是我們的陸隣，美國是我們的海隣。

論的既是中國的得失，整個世界的塗炭是當然難免的，而且那塗炭一定更加強中國的遭際；然而爲了不走題，我們先把世界的禍福拋開——只從我們話語裏拋開，却並不是從胸懷裏拋開。所謂「便宜」，不外是自身地位的提高或增強。地位所指不同，有國際地位，文化地位，產業地位等。上次戰爭，中國由次殖民地國家——「昇」竟「昇」到了五大強之一，下次戰爭中國將更高升到何境界呢？中國的文盲是否將因再一場戰爭而減少？學術地位是否可以提高？鐵路會不會因而拉長？工廠會不會因而增添？人民生活水準會不會因而大大提高呢？這是說，我們所謂的「便宜」，是指着「中國」可以沾的便宜，不是那些有軍火廠股票專門可以沾的便宜，也不是那些政客藉此可以發旺。

交代完了，我們可以回到正題來。無論從外交、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來講，殘喘於冷戰中的中國，一旦熱戰到來，必定每況愈下，結果，所有由錯覺而盼祈戰爭到來的人們，只要天良未泯，那時一定悔之晚矣。因爲

一、地理上，中國天然是人家的戰場，而還算不上人家的基地——這是英法的大分別，也是中日的大分別。地理上中國不適於當基地，工業及國防能力上，尤不够格。做爲基地，在防禦上交戰者必分外當心，而又有反攻時期的喘息可云了。做爲戰場，則戰爭繼續一天，無論那方佔優勢，其遭際與擔負則不會兩樣。第二次大戰，當法比荷全土爲敵人佔領蹂躪以後，英國才僅僅有被攻侵的「可能」。等到德國掉轉頭來打蘇聯時，英國的重荷頓然釋去。及美國參戰，聯軍漸取攻勢時，英國夜夜有成千的飛機向東飛。機羣的方向對住在英倫的人們便是個莫大的快慰。然而所有德國攻蘇，美國參戰，那樣重大的戰局轉變，都不會對法比荷人民有半分好處。反之，爲了減少帕頓將軍麾下美國健兒的損失，美國大炮會把諾曼地的法國城市炸得快平了。爲了消滅進襲英倫的秘密武器，無人飛機與火箭，英國又把法國沿岸的村鎮炸個光，連個田舍也不留。所有

可以運武器的鐵道公路給炸斷，所有可以堆武器的——連農人存糧的棚子全炸個光。因爲今日全民戰爭已無所謂目標轟炸與濫炸。爲了達到戰鬥目的，大家都濫炸，而且像德國艾森城那樣，炸得片瓦不留。一直到聯軍打過了萊茵河，法國人民的遭際才終了。然而到那時，德國集中營裏還在餓死，病死，打死了由法國俘去的工役，而吃了五年木屑面包，揀菓咖啡的法國人民，不但失掉了他們的生活水準，他們的營養，他們的健康，也失掉了他們的國際地位。

二、正因爲中國的處境是法國，而日本的處境是英國，（分別在英法友善了一百年，而中日仇恨了一百年），戰後中國國際地位的銳降，必與日本的驟升相對照。這個升降包括兩個國家在華盛頓的天秤上的價值。由美軍部看來，在未來戰爭中中國自然與日同爲第一線，以東京爲指揮中心，菲島與關島，中途島以至珍珠港爲一天的供給線。麥克瑟起家的馬尼拉可能是後方大兵站。原子彈，火箭等既然放在日本或菲島，美國的高射炮及超音戰鬥機，絕對不會擺在平津或京滬。由黃海沿岸至海參崴的天空，玩藝兒一定特別多。飛機肚子裏有帶着原子彈的，有帶着細菌彈的，也有帶着能使全城市民頃刻之間全體瘋

爾的神經彈的。南來北播，北來南播；蘇聯的戰鬥員絕不許美國玩藝兒侵入西伯利亞上空，美國也絕不讓蘇聯的玩藝兒接近北海道。於是，玩藝兒大概都落在漢城、長春、北平、青島等地。假定美國勝了，（因為認為第三次大戰對中國有利的，莫不這樣假定），軍事上無風頭可出，除了挨打之外無功可報的中國，其國際地位能比至少名義上日本還是戰敗國的今日更高嗎？中國要得回當第五列強時沒要回來的香港嗎？能保得住新疆、西藏？中國能對汗馬功勞的日本說，不許用傾銷政策摧殘中國糧食中的工業？能對法國說，讓安南獨立？能與印度分擔亞洲領導職責？如果七七是我們甲午的翻身，第三次大戰正是日本的翻身——不是日本人民，而是三井、三菱、田中、土肥原的翻身！

三、蘇聯也許有原子彈（希特勒低估了蘇聯是上屆戰爭的轉捩點，誰，根據什麼，證明出蘇聯沒有原子彈！）也許有比原子彈不同的，或更凶的傢伙。然而那以外，蘇聯有一個最了不起的武器，而這武器不需要製造，也不需要指揮，因為它內在的寄存於各國社會經濟的矛盾裏，本不

平則鳴的天然法則，遇機必然自發的，那便是大戰爭中全球一環環的小戰爭。馬來亞橡膠園裏這時正進行着最顯象的例子。然而菲律賓、朝鮮、安南的側面，為麥帥硬壓下去的日本勞工，到那時能伏貼如昔？當前的中國的戰局比起那時來，要算穩定多了，有規則多了，因為目前的戰爭終歸限於戰區，到那時可真是大時代到來了。如果把生靈塗炭這一層拋開，也許中國這個積於沉澱的社會需要一場總決算。問題是延續了半世紀以上的天小內戰及對外死拼以後再緊接來個決算，中國還有幾分元氣？還有多少人口？還能剩下幾件生產工具？中國人民擔負的賦稅能更輕？貨幣能更穩定？人民日子能更好過？經濟如果不可收拾，教育、建設、更不用提了。

然而有人也許說，戰時中國受些罪，戰爭一停便有好日子過了。天下最大的賭博莫如戰爭。如果希特勒知道德國今日是如此狼狽，他會動手？如果日本軍人料到投降的下場，我相信在當麥帥寵兒與獨立之間，他們還是選擇後者的。十年前的抗日戰爭是被迫而戰，是生存與應戰之間的选择，那結論是頂多不過與不戰同，所以當然

戰。那種戰法與發動的不同，與參加的，受牽累的不同。

又有人說，第三次大戰即使發生了，重心也許不在遠東。看看美蘇地圖，再想想上屆戰爭的幾件爭執，這是很可能的。再看戰後美蘇的動靜，為了一個 *Yalta* 港，為了北非殖民地，為了希臘，雙方隨時都可以傾注翻臉。馬歇爾計劃集中那邊，西歐聯盟也比東亞聯盟積極多了。而在東半球，羅斯福自己把東北兩個一等軍港（而且如今是蘇聯僅有的暖水港）雙手奉送了，而蘇聯對美國佔領日本託管太平洋島嶼也出人意料之外地毫未爭持。因為莫斯科的東邊終於有一塊荒涼無際的西伯利亞，而西邊由芬蘭開炮，差不多可以打到列寧格勒的近郊。然而：今日的戰爭能局部化嗎？美蘇如果以歐洲為主戰場，以東亞為次戰場；而東西戰場又以日本為主腦，以中韓為拉鋸地帶；則中國自相殘殺的慘酷有增無減，元氣的損失有多無少，而中國之命運，却決定於遙遠的歐洲，那滋味何堪設想！

本此，我認爲戰爭如真到來，怎樣看對中國還是沒有便宜可沾。

衙門與紳士之間

胡慶鈞

在「農村紳士的合作與衝突」一文裏（本刊一卷十五期），我曾經指出紳士爲了獲得實際領導推行地方公務的權力，或者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尋求賴於政府權力的支持與幫助，這樣樣產生了衙門與紳士的往來。

衙門便是縣城裏面昔日縣署的所在，也便是今天的縣政府，牠統管着日常的普通行政事項，權力集中在縣長一人的手裏。「衙門八字開，有

理無錢莫進來！」這幾句話就描寫了官僚政治的腐化。衙門並不是向人民開着的，它是官吏炫耀自己聲勢接受紳士逢迎的地方。

一、官紳往來

在保甲制度推行後的今日，形成上級政府嚴密控制基層社區的局面，紳士已經投附於政府權力之下。這投附的關係一則是因爲時勢的推移，紳士已經逐漸喪失他在長老統治裏的「表率人

倫」的地位，紳士所做的工作只限於一些日常公共事務的處理，特別頻繁的是上級政府委託的公務。另一方面這和局勢也造成了劣紳的橫行，劣紳往往只考慮到個人或者紳士階層的經濟利益，所以常常遭受農民的怨恨或反對，於是紳士爲了穩固自己的地位，也只有與政府官吏勾結，俾以得到政府權力的支持。（請參看八月十六日上海大公報拙著論紳權一文）

其次，基於我在「農紳士」一文裏的分折，紳士階層內部爲了領頭紳士地位的爭執，爭權奪利的糾紛可能形成互不相下的局面，這也有賴於與官吏的結合，增加自己的聲勢，俾以獲得決定的勝利。

從紳士的運用裏我們也可以看出：舉凡紳士所不能自行解決的事件，特別是紳士階層內部的糾紛，使領頭紳士無力應付時，就尋求助於政府覓尋解決的方案。好比安村自從陳老爺接管抽水機後，卸任的趙老爺一方面痛心於領導權力的喪失，另的方面也不滿意陳老爺的措施，從二十九年起他就以過去所付股款未清爲理由，拒絕交付使用抽水機的水租和水谷，陳老爺也奈何他不得。到三十二年只好投訴於縣府，由公安局派來了幾名帶槍的警察，向趙老爺坐催，趙才交付他歷年積欠的各份錢和谷。

然而在腐化的官僚政治下面，警察的來臨並不見得強取法律的根據，而是基於陳老爺個人與縣長以及公安局長的交情。如果陳老爺不是縣紳，在縣城裏沒有力量，縣長和公安局長不見得會接受他的請求。相反的，若使趙老爺能够攀附縣長，派來的警察就不會支持陳的請求，反而成爲趙的保鏢。

這樞紐決定在官紳的往來上，也決定在官吏與紳士的勾結上。一個領頭紳士的大小，或者所能控制的範圍的遠近，便決定在他的傳統地位與實際能力上。實際能力是少得根據於他的傳統地位的，一個曾經出仕退隱歸來的紳士，就具備了比較未曾出仕的鄉紳爲優厚的基礎。誰也知道安村的陳老爺是曾經在軍部裏擔任過上校軍需處長的人，而且曾經兩度在安徽任過縣長，村人爲了不忘他過去的顯赫，一直到現在還稱他做處長。陳老爺也就憑他過去的這份政治資本，活動

於縣內外的紳士與官吏之間。縣長有時也得讓三分。好比前任呈貢縣長就和他有很好的交情，陳老爺時常被請入縣府，接受縣長的款待，縣長處理公事還得徵詢他的意見，而且曾他做老前輩。如果本村出了什麼事，只消陳老爺向縣長去一封信，便可以發生很大的力量。

安村的人都喜歡說陳老爺的勢力大，勢力的測量就在他認識許多的現任政府官吏。在村人的眼光裏，陳是一個善於交際的人。一個上級官吏到了陳的家裏，他可以毫不吝嗇的慇懃款待，美國煙，清燉雞，從大多數衣食不周的農民的生活程度來作一比較，又何啻天府地獄之分。水利局長，縣長，合作金庫主任，都曾經做過陳老爺的座上賓。更難得的是三十六年三月初旬，雲南省建設廳長坐着小汽車，到安村來參觀陳老爺所主辦的抽水機。

這件事曾經轟動了遠近，一個建設廳長，抵得住前清的一個制台，居然肯親身下鄉來，這不但是全村人的「光榮」，也是陳老爺的人面子。可是安村同學會，這些年輕的小伙子，偏偏不感到榮幸，反而在廳長過後，出版了一份壁報，張貼通街，裏面全是攻擊領頭紳士的文字。壁報貼出後，陳老爺一氣溜去昆明，留下他的大兒子在村裏，與同學會交涉。四月二十日的下午，陳大公子約集了水利社的幾位重要職員，和現任民廳主任秘書秦老爺的堂兄弟秦三爺，把同學會主持人叫到保公所。秦問一過之後，秦三爺挺身而出，提高嗓子，作了如下的教訓：

你們這些人乳臭未乾，就要談什麼改革，試問除了處長外，誰還有能力把建設廳長請到村裏來！現在我就和你們打賭，如果你們中有誰能够把縣長請到村裏來，我請你們吃魚翅席。你們出去，若是做不到秦秘書

的位置，將來村子裏面的人不願見你們！

秦三爺說完了話，理直氣壯的站在旁邊，同學會的負責人當然心裏又氣又好笑，可是估量了一下對方，不敢當面頂撞，只好默默的退出來。

從這件事實裏，我們也可以看出：紳士們的眼睛如何望着高位顯赫的政府官吏，是羨慕，是逢迎，希望得到他們的寵幸與支持。

二、相互利益的維持

官紳的往來不只是紳士得到政府權力的支持，使紳士蒙受到利益。另一方面，政府官吏也可得到紳士的幫助，官紳勾結的關係是相互利益的獲得與維持。

一個縣長的成功與失敗，關鍵就決定在他能否與紳士合作上面，因爲每一個重要紳士都有他的政治後台，也就是有支持在紳士後面的政府官吏。好比陳老爺的後台就是民政廳的主任秘書，縣長是不敢得罪這位頂上上司的。一個結怨於紳士或者不尊重紳士利益的縣長，儘管他如何政簡民輕，得到農民的喜歡，到頭來終究要被紳士推翻，臨去還得送他個貪官的罪名。相反的，若使它能够討好於紳士，枉斷錯直，冤獄重重，受欺侮的只是農民，獲利的是紳士，他就會受人贊紳士捧場，臨走時城門上還留下一塊去思碑，這碑文就是出於大紳士的手筆！

誰也知道四年前卸任的呈貢前任李縣長，曾經在任內督修過一個飛機場，縣長很撈了一筆大錢，這撈錢的方法就是官紳合作的成績。合作的方法是這樣，政府決定在河村附近募工承修機場，每人有一定的工資，李縣長成了「包頭」，通過紳士的承諾與贊助，縣長下令各保攤出一定的夫額，義務勞動，沒有工資，應得的工資由縣長大部獨吞，留下一份交與這些贊助的紳士。

李縣長身邊最親信的紳士有好幾位，陳老爺

便是其中的一個。另一個是住在縣城裏面的張老爺。張是一個卸任的營長，城裏人都喊他做張官。當李縣長在任時，張官是時常出進衙門的。得到了縣長的支持，張官在縣城裏的勢力也就很大。他結集了一批流氓土劣，城裏的人遇着他都得退讓三分。大家都知道張官沒有產業，可是近年却忽然發了大財，在城裏建了洋房，手頭非常闊綽，錢的來源是不必問的。毫無疑問，前任李縣長的縱容張官，顯然是可以從張那兒得到些孝敬與幫忙。

一件更著名的紳士幫助縣長的例子是現任×縣長的一段艱險經歷，事實的經過是這樣：抗戰期間，密邇昆明的呈貢縣是軍事上的一個重要防守地區，也因為飛機場的修建，需得有強大的武力維持，中央軍隊駐防總數在一師人以上。呈貢是雲南著名的水菓產區，梨桃之類特別香甜可口，菓園所佔的面積很大，也是一部份農民的生命綫。可是這些駐防的中央軍，在水菓快要成熟時，往往成羣去菓園強行摘取，不付價值，或者攔路低價強購。呈貢縣長接受了人民的投控，把違法的中央軍拘捕處罰過好幾次，這就使得駐軍對縣長生了憎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雲南省政府忽然改組，這改組是中央政權與省地方政權鬥法的結果，地方政權被摧毀了。地方系統首領的省主席龍雲下了台，代替他的是中央系統的李宗黃。於是中央駐軍就藉這個機會開始了報復的行動，在這個時期打進了縣政府，將縣長逮捕，加上一個反抗中央的罪名，羈押在省政府的看守所裏。

這是一個巨變，在縣長被捕後的那幾天，縣政府就被中央軍「佔領」。他們威脅着縣長的眷屬，索取錢銀，職員星散，沒有人敢來辦公！然而事實證明縣長並沒有在新主席上台時反

抗中央，就只需要有人出來申述。結果在縣參議會的紳士集議了，他們決定選派副議長和幾位議員進城，去向李代主席說明原委，結果縣長就被釋放回來。

三、官紳的衝突

然而官紳的衝突還是存在的，因為紳權的強大就分去了一部份政府權力，使縣長在推行他的公務時感到棘手。我們總可以在縣城內官署學校的牆壁上看到「打倒土豪劣紳」的大字標語，這標語的張貼曾經成為執權的國民黨的重要宣傳工作之一。

在劣紳橫行的今日，一個縣官若使曲予縱容，胡作妄為，雖然他自己可以從中得到利益。可是由於紳士階層內部的矛盾與衝突，有一天縣長支持了甲紳士，使甲的政敵乙紳士家受了損失，或者佔不了便宜，爭權奪利的糾紛很可能牽連到縣長，憑着他的政治後台，他也敢於去省城控訴縣長於上級官署之前。

若使縣長貪污的劣行被公開，這就影響到政府的威信，上級官署則往往受過縣長的賄賂，縣長是他羽翼之下的下屬。在這種情形下，上級官署也不敢公然袒護，他只好責怪縣長自己處理不善，人專不宜，斟酌情節的輕重，控訴對方來頭的大小，暗中的關照可以不懲罰貪污罪行，縣長被調了差甚至革職。

這樣，一個縣長的貪污也得有自動的約制，這約制便是他不能做得太明顯。衙門裏的陋規，好比呈貢縣的升斗捐向來歸縣官收進了私囊，吃缺也是一件公開的祕密，這些都不算貪污。若使一個縣長明白的支持了劣紳，他可能發生不名譽的後果。呈貢縣的前任縣長便是以貪污被控調往玉溪，最近又在玉溪被控改調宜威，雖然他的黃金白銀可以盈箱累匣，可是這位縣長的

貪污也便出了名。

於是，一個比較穩重的縣長，他得顧及自己的聲譽，不預備再在地方圖謀太多的私利，他可以以和某些劣紳採取不合作的態度。限制劣紳的權力，從而產生官吏與紳士的衝突，只要他自己沒有太顯著的貪污罪行，還可以在不和諧的氣氛中勉安地位。

呈貢縣的現任縣長是縣民公認的一位清官，我曾經在河安二村訪問過許多的農民，他們對於縣長都有很好的批評。據我所知：這位縣長沒有顯著的貪污劣蹟，具體的表現是見之他對劣紳不採取積極支持的態度上面。

安村的陳老爺就一直與縣長沒有很好的交情，近些年來，陳與縣長的感情就相處得更壞，暗中的衝突非常厲害。陳老爺在我的面前時常想攻擊縣長，他說：「×縣長真是一位泥縣長，不替地方做事！」我知道他這幾句話的弦外之音。另一方面：縣長也率直的告訴我陳是一個蠢人，他承認對陳只是敷衍，不願支持陳的要求。好比安村的水利合作社每年舉行的重要集會上，許多上級官吏都被請到場，縣長就曾經被邀請而沒有到。陳老爺有什麼事情託請縣長，縣長往往採取了敷衍的態度，照例很客氣的把他送出縣署大門。

最明顯的例子是×縣長對張營長的態度，他並沒有繼續前任縱容的作風。張官不能夠再隨意出進於縣府了，他失去了縣長的支持，地位也便一落千丈！在呈貢縣城不能立足，後來索性賣掉了新建的洋房，舉家遷去了昆明。

可是在現行的官僚政治下，×縣長雖然不積極支持劣紳，却也不敢損害劣紳的利益，他對於劣紳是無為的。他很感慨的告訴我：「要和這些劣紳算帳，他的手裏是有真憑實據的，只消一個

禮拜便可算清楚，可是又誰敢得罪他們呢？得罪他們連自己也保不住！」

我知道×縣長的內心是寂寞而痛苦的，他沒有貪污得來許多的錢，因此就沒有錢孝敬上司，或者多作一些實際上的應酬工作。他的性格也有幾分孤獨，他做了八年縣長，一直到現在沒有升

評農地改革法案

鄭伯彬

(一)

本文所討論的，是本年九月二十一日立法院蕭錚等所提的「請制定農地改革法案」。中國既是一個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生活的國家，那末，任何有關農地方面的改革，都可能發生重要影響。這法案的提案動機，雖說是目前政治鬧爭的一種手段，在現政權中是否能順利通過，或切實執行，仍屬可疑；但該提案緣起說明要謀中國土地問題的徹底而普遍的改革，且首次見諸立法機關，自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

這草案的主要內容，是規定全國農地一律歸「自為耕作之農民」所有。應分配之土地，為願全地主生活，則規定有償補償。至地價標準採用民國廿六年全國土地委員會之調查平均數，但不得超過原租額七倍之總額；佃農或貧農繳納補償地價連同納稅之數量，以不超過平時繳租之負擔為原則，因而規定地價分十四年繳清，並規定田賦不得超過農地生產物百分之十。又大地主超過當地自耕農全年土地收益一倍以上者，就其超過部分，減少百分之二十五，累退至超過四倍以上時，全部減去，以其餘額，代繳軍人家屬應補償的地價及地方公共建設金。至農地經此次分配以後，即不允其自由買賣，並須加入合作農場。

遷過，這顯然不是他的過錯，而是不能適應升官的標準。他告訴我與他同時候出身的人，有的貪污發了大財，現在升了專員，有的加入了政黨內的某一系，現在升了立委。他很想寫出心中的積鬱，揭露一些官場的黑暗。現在他成天捲縮在縣政府裏，灰心於一切的工作，他隨時都想下台，

很顯然的，這個農地改革法案，是脫胎於南京土地改革協會前所公佈的「土地改革方案」。但我們也不能忽視，這次在立法院所提出的草案已經有了幾許重要的修正。即應有根本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理想，將農地重行分配，分配的對象定為「自為耕作之農民」，農地承受人繳納地價和租稅的數額，也有了更具體的規定。而大地主所有土地的累減補償，更為前案所無。

問題的中心，自然在國內土地如何重行分配，和分配以後，如何確保中國農業生產的發展上面。關於這點，草案的規定可能是目前衆多方案中，之最具體最實際者，但我們細加研究，仍覺不無商酌之處。爰就個人所見，縷述一二，藉正於國內專家。

(二)

首先，我們要特別提出的，是任何土地改革方案都不要過份把它當做政爭的工具，特別是在朝的政黨為然。政府尤應切實負責解決國內問題，不能因為中共頒佈了土地法大綱，於是就被迫提出一個農地改革法作為對案。認清中國土地問題的癥結，從而採用極客觀的態度擬訂解決方案，才是當政者的應有態度。

中國土地問題的癥結點何在？是自然條件的

問題是下台後如何安頓他的家室？

最近昆明傳來的消息，×縣長果然調了差，罪名是「思想左傾」，這個可以稱得上清官的×縣長，在今天縣政府貪污成風被人另眼相看的時候，我有點為他叫屈！

限制，還是社會條件的限制？有人認為中國可耕地面積太少，而人口過多，是中國土地問題的中心；也有人強調中國農村的封建剝削關係窒息了中國農業。前者提出卜克的調查統計，以為證明；後者也曾列舉多數地區的實際資料以因其說。在這篇短文裏，我們沒有機會來判斷這一爭執的孰是孰非，我們只承認這兩種說法都不是沒有理由。假使從經濟發展史的軌跡觀察，因而承認生產關係的桎梏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那末，我們對於消除封建剝削關係的要求，就要表現得更為迫切。

根據這一前提，再進而檢討農村剝削關係的主體，自然要首先提出地主。在這點上，我們同意將地主的多數土地歸農民所有；但對於地主的過分姑息，却實在沒有必要。其次，除了地主以外，還有上至中央下至區鄉公所保甲的另一種剝削主體。農地改革法案除了規定田賦不得超過農地生產物百分之十以外，沒有其他免除攤派雜捐的條文，更是一個最大的遺憾。

我們通觀草案全文，很容易發現沒有確定的改革對象。它一方面承認地主制度的不合理，然又多方顧及地主的生活；另一方面，它限定田賦的數額，但又沒有勇氣正視政府的剝削，詳密規

定廢除苛雜。假定改革對象確定，我相信名為徹底改革的法案不能這樣矛盾和不徹底。

退一步說來，我們即使承認「衆多中小地主的生活，自不能概置不顧」，草案規定的地價標準也未免過高。民國廿六年的地價指數，若是消除戰時通貨貶值的因素，是近十數年來最高的一年。特別在近年國內政治不安內亂頻仍之時，地價已普遍降低，而草案為顧及地主生活，反而提高地價至戰前標準，更不知其用意何在？

草案雖然規定此項地價不得超過原租額七倍之總額，此項原租額以法定租額（即正產物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計算，並且分十四年交納等比較優越的條件，但是，田賦公糧自分配第一年起即須改由農民負擔，我們更不能不指出，農地承受人的負擔未免過重。我們即使假定此後農家所應負擔的田賦公糧，除了草案所規定的「農地生產物的百分之十」以外，沒有其他任何攤派，我們也不難算出承受農地的農民每年所應付出的地價是正產物收穫的百分之八·八，和全部生產物的百分之十。若是正產物所占的比例越高，則應付地價越多；而何者為正產物，草案又沒有任何明確規定。在這十四年清償地價的時期裏，我們想不出農民的生活有什麼顯著改善的地方。草案更規定，此項農民為補償地價連同納稅所支出的數量，應不超過平時繳租之負擔，更可以證明，這種名為徹底的土地改革法案，除了具有空洞的土地所有權之心理的安慰以外，在十四年的長久期間裏，農民不能因土地改革而獲得任何實際的補益。

政府田賦徵收對象的改變，顯然是增加農民負擔的一個重要因素。於是，我們又不能不提出下面的問題：在農民還沒有完全取得土地所有權

的時候，到底有什麼理由要使農民負擔田賦？而政府田賦徵收額又為什麼規定生產物的百分之十？請問政府對工商事業徵收的所得稅，占全收的百分之幾？又何厚於工商業而獨薄於農？

(三)

現在，我們再進而討論農地重行分配以後的幾個問題。草案對於這方面的規定，比較重要的，只有農民分配土地後，不再放任其自由買賣，復趨兼併，致不久又復產生地主；此外，規定農地承受人及現自耕農應加入當地農業合作社，受政府之輔導，組織合作農場；農地如有面積狹小或地段散碎，不合耕作之經濟使用者，應由地方政府實施重劃，予以調整。

這個方案，實際又未免失諸高調。我們若是想到蘇聯革命後組織合作農場和集體農場所遭遇到的困難，實無從相信中國此事之必成。但是，不管怎樣，在原則上我個人還是同意這個辦法，因為土地改革總應有一個最終的：即解決生產關係後，應即發展農業生產力，否則，土地改革即不能算是完全成功。

但是，這裏還有一件不可忽視的事情，就是在農地重行分配後，一般農業生產力可能隨之而普遍減低。一方面是因為以前地主所有土地，可能包括有較大生產效率的經營農地在內，一旦土地重行分配，舊經營體系的固有效能即隨之喪失；另一方面是如前所述，分得土地後的新自耕農，其經濟地位因為沒有絲毫改善之故，並沒有能力增加資本，以增進他們所有農地的生產力。假使這個推斷是正確的，那末，農地分配後的問題，就應該集中在如何保護新農業資本的蓄積上，其他一切都顯得次要。

怎樣保護新農業資本的蓄積？除了減輕農民租稅負擔以外，應該講求增加農民收益；在經濟上，改善農產品的交易條件；在技術上，改進土地利用，從事灌溉，改良施肥，進而謀求機械農具的使用，都是政府更應急速舉辦和協助的。但是，對於這些基本條件，農地改革法案却完全沒有提到。

在保護或促進農業新資本蓄積的前提下，對於不任土地自由買賣一點，似乎也有重新考慮的必要。不任土地買賣的目的，在防止新的土地兼併，避免產生新地主，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但是，對於那些分得土地後而不能有效率的經營其土地的農民，又為什麼一定要把他束縛在土地上，不讓他離開土地轉就他業？這項土地又為什麼不能經由買賣，集中在更有效率的農民之手？廢除了過去封建剝削的租佃制度，土地的集中對整個農業經濟到底有什麼害處？假使在農地改革法上，增添一條永久廢止佃農制度，並以之代替禁止買賣土地的條文，正是一方面更可以防止新地主的產生，同時還可以擴大農地，補助機械農具的推廣使用，豈不更有雙重效果嗎？

(四)

以上所述，只就農地改革法案幾個重要處而言。並且，我們的討論又是在國內政治經濟正常的假定前提下進行的。若在目前內爭不已的局面下——許多地主對他所有的土地反覺累贅，有寧願拋棄土地藉免征實繳負者——則改革法案案自屬完全喪失根據。不過，我們站在學理的立場，總是希望有一個更完善的土地改革方案產生。



美國對中國的看法

「中國為美國流血」

一位出席世界新聞自由會議的人從歐美回來，他看到從冷戰到熱戰中的世界，他和他

些朋友們隨便閒談美國與中國，他強調一點，不論是誰，今天不能不注意美國，不能不受美國的影響。這是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領導國家，沒有方法可以推翻了他的地位，既富且強，歐洲不易找出比肩，亞洲更不必說，豐饒的物資，就代表著很大的一種力量，其次是科學，他已把全世界最優秀的科學家都搜羅在一起，連中國稍有成就的科學家也都羅羅在內。到處都是研究所，他們要什麼他就可以供給你什麼，有很舒服的工作環境，有豐美的衣食住行。前輔仁大學教授王晉告訴我說：

「美國的標準局，養着有三千位第一流的科學家。」
這比徒有資源更加利害，這些活的資源，能夠這樣的集中，那一個國家都不易辦到。我們並不是為了美援而來研究美國，不論要不要美援，都要認識美國，更要認識美國人眼裏的中國。
在珍珠港事變以前，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在兩種不同的原則下打轉，一是門戶開放主義，這是美國的傳統，他不能允許某一個特殊者所獨佔；一是孤立主義，不替別人，只顧自己，不是不想出來，可是不敢大作，既想嘗試一試，却又怕費了手。

(南京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在珍珠港事變以後，輿論和政策完全改變了，盛讚中國的了不起，把中國誇的有點過火，說的中國是十全十美。李普曼談到美國外交政策時，說必有一強大的中國出現在世界政治舞台，改變了人類歷史的航程。因為那時澳洲、荷印、馬來都受到震撼，對中國一半兒是捧，一半兒又有點怕，因為中國勝利了是有力量可以引導亞洲，不能不把彼此的關係拉近一些，甚至於這樣說：

「中國乃係為美國流血！」
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中國的國際地位高到無可再高，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也到無可再好。蔣夫人第一次去美國，據說比英國皇后到美國受的歡迎還要熱烈。戰爭結束的前夕，杜魯門繼承了羅斯福，對於中國仍然抱著同樣的熱望。

中國撐不住了！

中國慢慢地自己撐不住了。開始是三十三年軍事上在湘桂的大撤退，其次是史迪威將軍的被迫辭職。美國人那時雖然照舊在幫助中國，但是心目中已然存在了中國政府並不是一個有出息的政府的感想。
第二次大戰勝利結束，對外沒有問題，我們自己的問題來了，美國却由馬歇爾親自來調解，努力又努力，八次上廬山，這大年紀的老頭子終於失敗走了，他必然要有中國真討厭的感想，對國共雙方都沒有好感，使美國人在對華感情上加重地有了打擊。

這時候許多人從戰時中國回到了美國，特別是美國各報在中國作特派員的人。這批人回去就壞了，寫文的寫文，著書的著書。大多數對於中國的印象不佳，

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寫過日本在中國的泥足的特麗女士，她是入美籍的英國人，還有相當的同情，其餘二十幾本著作，沒有一本不是在罵街，罵的最兇的是時代週刊前駐中國記者白修德，他和一位買枯柏女士合著一本書名為「從中國傳出來的雷聲」，他在書中說：中國沒有希望，現政府沒有希望了，這本書成為美國今年最暢銷的書籍之一。

這位白修德先生更為已去世的史迪威將軍整理出一冊「史迪威將軍書信集」，說中國沒有好人，指政府為糞堆，說最高領袖為花生米，這本書却成為本年度的第二暢銷書，盛極一時，李普曼本來以為中國如何了不得，這套理論，便為這兩本暢銷書，打擊得體無完膚了。

「在紐約地下車中，有一位老太太正看這本書，看到我是一個中國人，她很好意思的低下頭去，我很禮貌的問她的感想，她卻什麼也不答覆。她的心裏也許以為中國人不是人，你們這輩人在弄什麼？她根本就看不起了。」
有知識的人尚有幾分客氣，沒有知識的人便更不客氣了，他們的言論聽不勝聽。這兩個新聞記者的兩本書，就把美國人對中國的一切熱情都凍結了。

三種對中國的意見

這位觀察家研究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無條件的對於中國政府的支持者，也是對於政府對共政策的的支持者，如共和黨的杜威、周以德、蒲立德，民主黨眾議院議員奎白克，紐約時報及時代、生活的大亨魯斯等。人數不太多，但很努

力為中國說話。

第二種是對中國政府有同情，也有要援助中國的意見，只是要求中國政府有改革，並有進步為條件。這一派以國務院馬歇爾為中心，一部軍人，一部份參議員及霍華德系各種報紙，人數比較多，但都在觀望。

第三種認為中國沒有希望了，絕對不要管她。這可以說是一種「撒手政做」，這一派如進步黨的華萊士及其信徒，有左派思想的太平洋學會專家，特別是一部份中國問題專家，都是這樣看。雜誌如新共和及民族。

第一種無條件擁護中國政府者真够實力的，人數不多，力量也不太大，對中國這樣看法也找不出太多的人來；第二種人是「中庸之道」，這希望的人可真多，都盼中國能改革有進步，第三種人和第一種人是一樣地少，但是喊的震天動地，美國人相信他們的專家比對於他們的新聞記者更信任，後者只是轟動一時，而前者有其理論根據。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可以列舉出來的有：
(一) 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美國國務院遠東司的職員都是他的門下，一度被批評為共黨盤據的地點，其實他們是有他的一套理論。范氏新出了一本書叫作「中國與美國」，前面是歷史，表示他的淵博，他同意中國社會要有一番徹底改革的意見，把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救出苦海。我却對他說，你所想的和實際不同，我們的農民不要革命，我們的農民只要太平，他的結論就是如此，我們的意見大大不同。

(二)哥倫比亞不娶教授，這位教授從中國游了一次回來，他說中國今天的局面比庚子時代還要壞。這是什麼話？

(三)耶魯大學教授歐維，他也寫了幾本書，對中國有強烈反感。

(四)賓浦金斯大學教授拉鐵摩爾，他也有一套理論，戰時到中國來了一次，對中國印象不好。最近自動為馮玉祥的講演作翻譯。

這四個專家都是我們政府的對頭。

中國的出路

在舊金山一個公共福利會在那裏開會，有一位東岸的女教授，只有一條腿，她來講授華問題，她說的有許多是謊言，全場為之動容。我打聽這個人是作什麼的，他們說，她在北平作過女教士，她的哥哥曾捐款給定縣平教會，她連左都談不到的人，更談不到是共產黨，她可以有權這麼問：

「我們美國花了這麼多的錢，你的成績在那裏？再拿錢給中國是混人，對中國有什麼好處？」

這些人的話是很動聽的，而且有些影響，力量可能很大，這類的中間人可能在受左派的影响。

一中國政府怎麼辦？對第一及第二兩種，只要加一點力量求改變，慢慢向好處

秋風蕭颯中的華北三戰場

(北平通訊)

濟南一役，秋季決戰第一回合已見勝負。華北戰場上，南平保綏戰場，寧靜多日，目下烽火燒的最猛的當屬北部的北寧平綏兩大戰場。

一個面上的三個戰場

「華北戰場」這一個「面」，很難嚴

走，美國對華的援助可能增加。第三種不要維持現狀，他們非要推翻不可，有一部分人這麼說，日本明治維新，就是改革的不徹底，才產生了軍閥財閥及封建集團，使老百姓照舊的受苦。中國只是現狀改革，只能作到日本明治改革一樣，而日本那條路子不是對中國所希望的。他們認為不走舊路，才有新路！

美國人到中國走一走，不從第一身得材料，太容易得到結論是問題，我們派出的宣傳人員不能使對方得到瞭解也是問題，對外宣傳臨時抱佛脚，沒有用處，而美人以自己的利益作結論也是問題。

「我不是說美國人說的全不對，我們有些更大漏點，他們却不明白，以他們的尺度來量我們，自然處處不夠尺寸，何況還有不是事實。」

不良的印象

英國在第一次大戰時，派到美國作說客的人，都是第一流的人，大半是美國所欽佩的，所以美國終於參了戰，教出了英國。我們的官員在外國，不單不能得好評，而且常有不好的印象。

華盛頓常有這樣的消息，某人買大房子，某人買大牧場，某人有姨太太，某人的十四歲小姐駕駛最貴最貴的房子。這些人過的生活比美國的大王都更為舒服，美國人

說道，你們有這樣的人，還要什麼？你們還想要我們怎樣來援助你們？

「我們的宮公用的是美國人所用不起的差役，老媽及開車夫，吃的東西，有些是用飛機從上海運回去。美國人說，你說沒錢，他們的錢是從那兒來的？你的美元都到那裏去了？」

「我們還有些自費留學生，到了美國都並不念書，生活也比大王的兒子還要闊，不是家門，就是有什麼政治背景，再加上許多不念書的小姐在內穿插，所以才使美國人把我們看成一錢不值。」

中國自己本身不能不有一些改革了，不改革，難以談立國，只有地大、物博、人衆，這都是不夠的。對於外人的指摘或不同情，中國也只反省的份，我們真是強嗎？我們真能行嗎？我們沒有病嗎？是不是有病不肯說？我們應當歡迎別人說。應當接受指摘。

改革帶的，美國幫忙不幫忙呢？一切都要看我們自己有沒有改革，軍事改革，自然也是一個個的。時間的早晚，數量的多少，都得看大爺的高興。

美國今天是有「世界的負擔」，她是惟一有義務的援助世界各國的國家。在所謂「鐵幕」以外的國家，不論那一國有了事，美國都得為他們想辦法，她不能坐視不救，她救助範圍甚至到了過去的敵國

——德國與日本。連敵人都不能不幫助，所以對於中國不會不加以幫忙的。

美蘇戰爭嗎？

美蘇可能戰爭，今天還言之過早。美國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徵兵才開始。歐洲更不像是打仗的樣子，戰爭的破壞只恢復了百分之二三。英法對蘇聯都怕了利害，萬一戰爭開始，幾小時蘇軍就到了萊茵河，幾天就到了大西洋之濱。

柏林會議本有決裂的機子，後來變了。法國人說「飛機投原子彈的對象不在蘇聯本土，而在西歐。」馬歇爾計畫是在半空中，目前什麼都不具備，西歐還沒有備具對蘇戰爭的條件。在這些條件未成前，大家還是求道山姆大叔，不要和北極熊弄翻了。

八年對外流血的中國的國際榮譽還是存在的，如九月下旬的聯合國大會，若是提出柏林問題，五強中的四強都是當事國僅有中國一國有否決權，這就是舉足輕重的象徵。

(九月二十九日)

本刊特約記者

為中心，包括平津三角地帶。北寧線戰場，狹義地講，只算冀東；如廣義言之，應包括屬於東北地區之西戰場。平綏線戰場最為遼闊，東括熱河邊境，西及雁北、察綏二省。

華北三個戰場在過去，一直是傅作義將軍和董榮臻交手。最近平保綏，傅氏

格地劃出它的範圍。照地理情勢講，華北地區應包括察綏晉豫五個省份，可是今天「華北劃綫」的轄區並不包括山西(晉中晉南)，山東和河南，而只管到河北、晉北、察綏和熱河。因此，「華北戰場」便不能用地理上華北地區的概念來籠罩它，同時，由於關外林彪部進關和鎮守

遠西的范兵團兼顧冀東，而把遠西冀東戰場併作一團的結果，使華北戰場的邊線在關外又多出一環。因此，若用「華北劃綫」轄區，當作「華北戰場」的界限，在事實上也不盡符合。就實際情形講，「華北戰場」只是平保綏、北寧線和平綏線三個戰場的總稱而已。平保綏戰場以保定

機動部隊開往追剿。等到各部主力鑽入冀西山區，抄近路轉往察東熱西時，傅作義部隊，常常調頭清剿平綏沿線。有時平保、熱察寧綏，冀東唐榆各地戰火突起時，國軍往往自平保、平綏兩線調兵應援冀東。一年多以來，兩軍一直如同走馬燈一般地你藏我捉。今年春末夏初，二關外共軍進關，由傅說漸漸變為事實，冀東的情勢突然嚴重，國軍方面關內外聯防，才決心立即實施：范漢傑願冀東就是聯防實現的第一步。

所以從今夏承德解圍以後，華北戰場上傅作義交手的地方常在平保、平綏兩線，而冀東方面變成傅作義范漢傑和張學良林彪四枝隊伍混戰的地區。因此，冀東戰事常常是華北戰場戰事的重心。

冀東遼西大戰

揭開秋季攻勢序幕

冀東戰場（目前應當說是一冀東遼西戰場），是當前華北三大戰場中戰事最烈的一個。上次冀東大戰（八月初）國軍非常得手，一連收復香河、豐潤、遷安、遵安各據點；並解除了唐山周邊和北寧路平榆段兩側的威脅。這些戰果使冀東平原穩定了一個多月。

九月初，冀察熱邊境張學良部第二、第四、第五縱隊各一部，先在平古路上移動起來，沿線石匣、密雲、懷柔一帶鐵路完全切斷。國軍一向很重視平古路，因為它是接濟熱西承德唯一的孔道。經華北剿匪出動大批清剿部隊，實行遊剿，以及空軍助戰的結果，義部共軍於九月五日分兵一部竄往鐵路東側。平古路各據點情勢雖好轉，北平東面的通縣、三河、順義等地却告緊張。這幾個縣城的防守，完全靠地方團隊，所以當義部大兵壓境，三河首先撤守。九月十日平東戰事最烈的時候，共軍一部曾經竄到距北平東直門外十餘里的大望京附近，當日午夜中，北平東北城角

的居民曾經聽到很清晰的機槍聲音。平古路和東面的戰火就此揭開了冀東遼西大戰的序幕。

冀東遼西大戰過程中，共軍所有的兵力分佈如下：唐縣一帶，有義部第二、第四、第五縱隊；秦皇島、昌黎、石門一帶，由林彪部第九縱隊、第二十六、二十七師獨立第八師攻打，這枝兵力寬闊的區域延及義縣、興城、綏中等關外據點；錦州以北，有新渡大凌河的林彪部第二、第七縱隊一萬餘人。國軍方面，李文所率領的九十二軍和六十二軍，分別在唐山、灤縣應戰；范漢傑兵團支撐着秦皇島、臨榆和遼西兩面夾擊。

在北寧線的大戰初起時，重心先在冀東，關外只在高嶺、荒地一帶有些小規模戰鬥。九月十四日晨義部攻打田莊、唐房等唐榆線據點，兵臨昌黎城下。昌黎因較空虛，國軍不支向留守營撤退。昌黎為冀東重鎮，過去曾兩度失陷。在歷次冀東戰事中，誰控制得昌黎，誰便可以東制秦皇島，西向保住唐山古冶礦區。國軍撤出昌黎，古冶礦區立即宣佈戒嚴；北戴河一帶激戰隨之而起，而使冀東戰事到達了最高潮。

遼西部份，在冀東正緊要的時候，只在錦州以南北寧路沿線有戰事。興城綏中等地在范兵團防衛下，戰火雖日趨激烈，但尚能支撐。十八日林彪部萬餘人乘隙渡過大凌河，錦州北面增加一重威脅。因之遼西重鎮的錦州郊區，也受到砲火的洗劫。范兵團照例遼西窄長走廊地帶已經相當吃力，實際上，沒有餘力注意到關內地區。九月十六日李文飛到北平與傅作義將軍會晤。據說是會商向冀東派遣援軍機宜的。在這次冀東遼西大戰第一回合中，國軍吃了兵力不敷調用的虧。李傅會晤後，華北軍政當局調用大批津沽船隻，以海路派兵駐往秦皇島應援。二十日左右冀東勢態好

轉了一下，據說是兵員補充加强的結果。

北寧線戰場的重心在遼西

就此次冀東遼西大戰戰略觀之，共軍的目標在遼西，或者說在錦州。它大舉竄擾冀東，無非是想在關內牽制着李文和范漢傑一部兵力，使他們不能應援錦州；再由大凌河南侵的共軍與錦州以南的林彪部完成夾擊錦州之功。共軍大肆破壞北寧路關內段的鐵路，也在阻止國軍援軍北上應援。這種戰略在這次大戰初期，確實收到一部效果。國軍方面戰略則不同，國軍統帥部以為平榆路是東北戰場的輸血路，任何時期均不容其陷於敵手。范漢傑分兵駐紮冀東的用意，亦即在此。所以這次戰役中，國軍雖在遼西背腹受攻，二十日范漢傑竟出人意料地親自從葫蘆島乘軍艦到秦皇島坐鎮。范氏此項舉動充分表示出國軍志在肅清冀東，而認為平榆路沿線得手，遼西戰場即無問題。但此舉正中對方的下懷。二十日以來一週間的戰況，已經證實此舉獲得了一個「一得此失彼」的戰果：從范漢傑到秦皇島，國軍西克留守營，直逼昌黎城下，二十四日甚至一度攻入城垣，冀東國軍大有挽回三週來頹勢的趨勢。可是遼西戰火却已直逼到義縣、興城、綏中等地城邊。渡過大凌河的林彪部，計有第一、二、三、四、七、九等六個縱隊，約三十萬人，一齊指向錦州。二十七日義縣情況不明，同時興城亦告易手。

北寧線戰場一面猶未完全得手，那一面已經吃了兩個虧。正在這時候，衛立煌從瀋陽飛南京報告一軍事情況一去了。據說，最高當局鑒於濟南失利，決心挽救遼西危局，藉以振奮人心。二十六日顧祝同與衛立煌連袂飛瀋陽，聽取他們已經擬有解救遼西之圖的「錦囊妙計」。該圖之中，有一集孤島長春兵力於瀋陽，再由瀋陽空運遼西增援，相機打通瀋陽交通，來

鞏固關內外聯繫一說。但不知此項漢首與「錦囊妙計」究竟有多少距離！據衛立煌回瀋以後表示長春是首腦，錦州是支氣管，這個支氣管是決不許它發炎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說首腦如果已經發炎時，例可以割去。

總之，今後北寧線上的決戰，勢必接二連三地延續發生，國軍想保住遼西，第一，必須守住大凌河，不使東岸林彪大軍源源西渡，其次，必須在冀東打出一個類似八月初的局面來。在此兩者之外，最重要的是需要有足够的兵力來補充。目前，錦州情勢甚為吃緊，北寧線戰局能否改觀，全賴上述幾個要件能否作到。

平保線戰事

平保線戰事目前最寧靜，八月底義軍珠的第三、第六兩個縱隊曾在懷水縣一帶活動，徐水——這久經戰火洗滌的小城，保定的前衛——八月初入於共軍掌握以後，一直佔到九月初旬。九月八日義部共軍突自徐水潰河撤去，拱手把這個重鎮送給了保定定與出擊的國軍。共軍為什麼放棄它在平保線上久經爭奪的重鎮呢？最初很令人迷惑。後來，其兵力調動的方向，解釋了這件事實：平保線戰事西撤，越過紫荆關開往雁北察南地區及秦乾河上游一帶，目的要在平綏線的西北戰場上所行動。察綏大戰爆發完全證實：平保線上的寧靜，已經為察綏預伏下一個戰機。

察綏戰事方興未艾

察綏戰場二十三日左右，即有接觸。張學良部第一、六兩縱隊自冀西開到大同周邊指向西北，其第二縱隊一部亦從冀東戰場越平古路，集中平綏路東段。這是東路進犯察綏的共軍。三年前圍打歸綏的冀龍部和綏盟軍區姚喆部亦自伊克昭盟西向涼城進攻。這是西路進犯的共軍。因此晉

察綏邊境情勢，大見緊張。二十四日傳作義將軍親自飛赴歸綏，作軍事佈置。同日，平綏路平張段土木堡、新保安、下花園各地鐵路先後為共軍破壞。歷來共軍破壞鐵路，是準備大軍擾攘的前奏。此次破壞平張段鐵路，猶如打破德之破壞平古路，以及攻唐山之切斷平津路。傅氏飛綏與平張路斷顯示察綏戰機，已經成熟。

察綏是傅作義將軍的老根據地。他在察綏有相當的民衆基礎。自傅氏出任「華北剿匪總司令」以來，他的精銳兵團，多數調至長城以南，在平保、冀東戰場上與共軍周旋。察綏老家除首要城市駐有傅氏

秋高馬肥看東北戰場

(瀋陽通訊)

黃炎裔

關外的秋是特別蕭瑟的。從中秋以後，樹林便疏落了，颯颯秋風，塵沙滾滾，碧雲天，黃葉地，馬肥秋高，正是將軍們製造枯骨堆積功勳的時候！

一 晚秋戰鬥的序節

從今年三月中旬，八路打下四平街，結束了冬季攻勢之後，東北戰場，過着三年來最寂寞的日子。在這半年里，衛立煌一味埋頭練兵，林彪也專心地編訓部隊，大家都在積蓄着賭本，預備選擇一個決門，一個大決鬥的機會。

在這一個時期里，東北的大勢沒有變。只有李運昌在流蘇熱河之後在冀東遼西的海濱走廓上與范漢傑角逐一番；在遼北，林彪向長春「粘點」。在遼南，在七月間爲了搶步，國軍向太子河南岸掃蕩，順手牽羊的奪回遼陽。潘裕昆的新一軍也同時從遼中向遼河下游兜了一個圈子。除了這些零零碎碎的戰役外，餘下來便是些斥候的衝突。比起關內戰場的熱鬧情況，東北戰場是冷落的。

部隊外，多數小地方，都交給他訓練有素的地方民衆武力駐守。一年餘，察綏小康局面，並未發生問題。傅氏因此才敢一心將實力完全置於東、南兩個戰場之上。

二十五日，共軍東西兩路進犯皆綏邊境。豐鎮、和林、涼城等地都是地方團隊出來應戰。但因雙方兵力相差懸殊，三地相繼撤守。據說傅作義將軍對綏遠軍事，佈置得很周密；他決定放棄一切實力較虛據點，誘使共軍深入，再從三年前奇襲張垣的舊路調兵西下與綏包圍軍主力，夾擊進犯綏省共軍。在判明共軍主力所在進行決戰之前，暫行「空室清野」，陷共軍於

以三年來東北戰場說，從一個大攻勢，到另一個大攻勢，中間的空隙，從沒有這樣長。因爲從去年冬季攻勢後，雙方損失傷亡都很重，補充起來當然也更費力。從戰略形勢說，如果國軍主動，第一個課題是打通北寧或者中長鐵路，以獲得海上的補給。如果是共軍主動無疑要取三大據點中的一個。無論那一方面先動手，要達成自己的戰略要求，勢必要拿出大力量。這大力量是非至補充訓練成熟的時候拿不出來的，這準備便拉長了，但是，準備時候愈長，則次一個戰事也愈兇猛。現在，共軍已在遼西發動對錦州的

大攻勢，從準備的時間來看這一場大決鬥，場面必定很慘酷。

筆者於本年七月間在本刊一卷十期上寫的一關東、七月、衛立煌一文裏，曾話說東北戰場在八月以前不會有大戰事，暴風雨要在青紗帳起的時候。以季節說東北已屆大秋，正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成熟的時候，在飢餓過地之時，足兵必先足食，雙方是絕不能放鬆這一個爭取食糧的

機會。在氣候說，晚秋天高氣爽，大兵團的運動上，是比較便利的，過了此時，多少要增加一些寒冷的約束與繁贅。

二 對峙的陣容

在這個秋季攻勢的前夕，東北國軍與共軍兵力數量上，可以說都較任何一個戰場爲多。林彪擁有的野戰部隊，爲十二個縱隊與二十個獨立師，軍區部隊不算，總數達六十萬人，其分佈狀況，主力部隊在長清之間的遼北地區，計有第一、二、三、六、七、十、六個縱隊，陳兵於四平街東西的一條淺線上。第十二縱隊與十個獨立師圍困着長春，在遼南第四縱隊佈於台安。第五縱隊佈於撫順東南地區。在遼西第八縱隊佈於熱東山地，第九縱隊佈於溝帮子，斷滿錦之間的交通。第十縱隊流動於長城以內各地。其餘的幾個獨立師則散處於遼南遼西各地。國軍呢？衛立煌率領着十三個上戰軍，三個大獨立，在長春的有李準的新七軍會澤生的六十軍由鄭洞國指揮，在瀋陽地區的有潘裕昆的新一軍，

張垣及長城以內援軍儘速西開；第二，「空室清野」辦法實行得徹底。但是，目前平張路連日被破壞，以致綏綏軍需等待寧夏及陝北榆林方面調來，類此頗有一連水近火」之感。此外，「空室清野」實行亦有相當困難，誠如二十六日「華北剿匪」發言人所言：「……現正值秋季收割，人民實行空室，而清野難……。」傅作義將軍如何能解救老家之圍，已經集中一切注意華北戰局人士的目光。八月三十日）

三 安靜渡過半年

在這個對峙的形勢下，雙方都似乎有同樣的戰略上的抉擇與考慮。在共軍攻，三個大據點，打任何一個都必須用大兵，費大力。必須具有攻堅的裝備與大力，因此他們在幾個月準備上，積極修築鐵路以便於大兵團的運動與作戰補給，因之修通了從哈爾濱起沿拉濱前到拉法，從拉法到永吉，自永吉沿吉法到海龍，從海龍沿平海線西行過四平到遼陽的鐵路。西邊修通了齊齊哈爾到遼陽的鐵路。科以遼西爲起點，修通了自遼源而下的大鄭鐵道車武至新立屯，接上新義綏以迄於阜新，直

導遠西前進。同時在訓練上，專門在夜戰戰術上用功夫，林彪更發明一種「尖刀子連」的戰術，據說，這種戰術是編成一個有十二分旺盛鬥志的連，冒任何犧牲，衝入對方陣地，找尋空隙找死角，像一把尖刀插進陣地，作為攻城戰的先鋒。共軍並且在編組上力求正規化，他們知道今後東北戰場上，已不是過去的游擊式的流竄擾亂所能濟事。

在國軍說：瀋陽在圍困局面下，要生存要發展，則必須打開補給綫。中長路可通營口，北寧線可通貫州內銜接秦皇島葫蘆島。在用兵上，打通中長路比較容易，修復也容易，但營口港吐等有限，冬天又要凍結。北寧線的打通固不困難，秦葫兩港也沒有營口的缺點，但是要修已非易事，要保護則更困難。謀海口的苦悶，曾使東北剿匪的智囊團大費躊躇，可是穩健的衛立煌，還有自己的看法，與其打而不通，還不如不打。因此就索性安心地練兵籌糧，作進一步的着想。他的企圖似乎是要與林彪的主力碰一碰，打塌共軍的主力，徐圖發展。

東北戰場這半年來就是這樣從動盪到喘息，從喘息到培元，從培元到戰略的考慮，靜靜中渡到最近遠西戰事的爆發。

四 烽火看東西

遼羅排華紀實

(曼谷通訊)

排華運動的陰謀

遼羅以戰敗小國，在變波汶再度上台以後，居然又掀起排華的浪潮，使風懸海外的百萬僑胞，惶惶無依，手無足門，真是祖國之恥，也是全國國人之恥。

從去年一一八政變起，變波汶仇華的

遼西走廊的現勢，國軍是以一段北寧路的尾巴穿著綫中、興城、錦西、錦州四縣，以及錦北邊放著一個「釘」，這釘就是北寧大凌河與共軍對峙，這釘長走廊，以葫蘆島為吐納口，為今天瀋長國軍空中補給的前哨基地。被人目為東北的有生力量。

共軍對遼西的攻擊，開始於九月十二日的夜晚，一向潛伏於熱東山地的第六師第八師與十八軍分區的一部地方團隊首先出動切斷興城與綏中，綏中與山海關間的鐵路，佔領前衛，經戶、東辛莊白廟子等車站。攻興城圍綏中，跟着大凌河東岸的第九縱隊亦渡河西進，切斷錦州義縣間的交通，圍攻義縣，遼西諸縣除了錦州錦西之外都很快被孤立起來，遼西大戰就此拉開序幕，可是軍方還認為是為搶糧的流竄。

接着，幾個月來著眼於遼北遼南的共軍紛紛西下，在安東整訓的第四縱隊渡遼陽河過盤山，四平市的第七縱隊在官方的不知不覺中兼程南下，兩股會流於大凌河東岸，西渡契入錦州外圍。駐於東豐的第三縱隊亦向西疾進，出現於義縣城郊。第一第八兩縱隊之加入遼西戰門，軍方接獲的情報東北共方僅有的砲兵師也攜着一百多門大砲由遼北西開。這個砲兵師是砲兵旅擴編的，在去年冬季攻勢的時候，

隨着林彪的大兵團南征北討，打遼陽，打鞍山，打營口，打開源，打四平攻長春，發揮過極大威力，這個部隊出現形勢，那裏便要發生大會戰。林彪的指揮部也同時由遼源南下北鎮。到記者執筆寫這篇通訊的時候，據軍方所獲的情報共軍在遼西集結的兵力，已達六個縱隊，一個砲兵師二個獨立師與一些軍區部隊。第十一縱隊正呼應於長城內綫，總計的兵力為二十餘萬人。林彪的精銳已出動一半以上，這個排場很是驚人。

五 戰局在發展

現在第三縱隊正在急攻義縣，第四第七兩縱隊猛打興城，第九縱隊圍擊綏中，國軍在這些三個縣城與外間聯絡已被切斷，都已成孤立的據點。從這個趨勢已判明共軍對遼西攻勢，第一步驟是孤立兩錦，封鎖葫蘆島。在遼西兵力的對比上，共軍出動的已超過范漢傑三個軍的一倍，國軍是處被壓倒之勢。冀東多事，鐵路寸斷從陸上出援的困難，如果不迅速運用海軍力量在葫蘆島增援，在未來的錦州攻防戰中，國軍為保衛遼西首府，這一戰將非常艱苦。況且以遼西初期戰門的半個月情形看來，國軍仍然無法超越守點守綫的戰略意識，還是分散兵力讓人家以大吃小，各個擊破。

狠子野心逐漸復萌，由封閉華僑學校到驅逐出境，毒辣的措施不一而足，全遼排華空氣日益加濃。遼政府當局雖口口聲聲「中選親善」，但在「好話說盡」之下，骨子裏卻幹的全是壞勾當。

重新登位以後，遼羅人民對於他的高壓政策頗多不滿，因此他為了轉移人民的視線，為了加大對外壓力以促進內部的團結，就利用他的爪牙在民間播下仇華的種子，掀起排華的浪潮。所以這一行動，是從上而下的，是由政府創作，官吏導演，報紙宣傳而演出的一幕醜劇。

東北共軍的所以在三點之間選擇錦州是有其理由的。長春已是一個垂死的據點，冬六一到空中的補給被打折扣，煤又成了嚴重的問題，飢寒交迫之下，支持必更困難。瀋陽兵強名壯，衛星環繞，遼河秋漲渡涉困難。共軍要打瀋陽，勢非拿出全部力量來一沙盤一不可，果爾，長春幾個月

的圍困將自費心機。況且瀋陽地區今年旱災水患收成微薄。在經濟上也無掠奪意義可言，而遼西的豐收，遼西軍力有限正是一個反比。「以大吃小」是共軍一貫戰法，一打就有生力量一是毛澤東傳意的戰略指導，錦州的成為攻擊目標，不難找得答案。

展視東北全局，如果共軍有決心解決錦州，必然會對冀東對瀋陽發動牽制性的攻擊，然而如果遼西國軍在這個圍困形勢苦戰，以范漢傑的慣戰能征，反擊也相當可怕。

瀋長相隔不過三百公里，如果共軍動員兵力在遼北留下空際的話，瀋陽國軍則可能向北出擊，迎長春部隊的歸來。瀋陽之間不過二百公里，如大戰正式開始兩個戰門可能連成一氣。至於遼西戰場的共軍在會戰後入長城或是打瀋陽，那麼則需要看遼西戰局的如何發展了。

(九月二十五日)

遲 玉

教育上排華

五月上旬起，遼政府發動對於華僑學校的攻勢。五百所僑校解散的解散，封閉的封閉，弄得七零八落。當時我國新任駐遼大使許保樞氏正在香港候機來遼，大家等待謝大使的心情，正如大旱之望雲霓，似乎

只等謝大使一到，那些遭難的僑校便可解決開學的問題。然而謝望自希望，事實却冷然無情。謝大使於五月十六日抵暹，六月四日呈遞國書，六月十八日首次與暹政府進行交涉，六月二十一日作第二次的會談。兩次會談以後，問題便一直被擱下來，僑胞們在滿腹裏，僑校復學仍然無望。

在謝大使履新的前後，聯合國文教組織倒替僑校向暹政府講了幾句公道話。在「聯教」給暹政府的公函上說：該組織對於暹政府封閉五百的華校的舉動，感覺得遺憾，因為那樣違背了聯合國文教組織的理想與精神。該組織並質問暹羅的舉動：是否有意再來一次法西斯的獨裁？不然為何要肆意摧殘教育？

這樣一來，暹朝野人士才感到有一點馬虎不了，所以在八月四日國會上議院開會時，有一位議員提出封閉華校的問題質問政府。他指出：聯合國教育憲章，曾規定各國政府應給予人民以教育與信仰宗教之自由，如今暹政府何以對華僑兒童的教育機關多方限制？政府是否考慮到人民的教育自由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暹教育部長秋賴的答覆說：暹羅國境以內，根本沒有華人學校，假如有，那只是被暹政府批准可以教授華文的四百二十所「私立學校」而已。關於聯合國文教組織的質問，暹教育部在七月二十四日晚在曼谷電台以英語向世界廣播，根本否認曾封閉華校五百所，承認被封閉的華校只有十七所。該部認為暹政府絕無摧殘華教的行為，而聯合國文教組織的質問，或係受了福租的報告之影響。該部不但把摧殘華教的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反而誣稱「一民校條例」的規定而自動關門的。這真是一黨胡說八道的

無恥謊言，然而駐在曼谷的中國大使館却不聞有正式的聲明予以駁斥。

上文所謂被暹政府爭執許多次始獲批准設立的「暹文強迫班」，班內每日只能教授五十分鐘的華文，其餘時間全部都得教授暹文，故事實上成了暹文班。以前這些學校以教華文為主，現在却恰好轉了一百八十度的角度。華僑小學內的華文時間也要減少，大概每日不會超過一小時。

僑生以後要想在暹羅國境內學習華文，會一天一天地困難下去。由於許多僑胞的家庭不願子弟忘掉祖國的教化，還千方百計地以游擊方式進行華文教育的工作。一些因僑校解散而失學的華僑學生，自動地組織起來，合請一位也因為僑校解散而致失業的教師補修華文；這種游擊方式的小組學校，在暹披汶政府的迫害之下紛紛設立。學校是秘密的，教育是非法的，教師是游擊隊長，學生是游擊隊員。這種游擊教育，是暹政府的眼中之釘，一經發覺，決予逮捕。最近一兩月來，被捕的已有五六批之多，被捕者或被罰款，或被監禁。

然而游擊隊生們的「地下教育」仍然不因打擊而停頓，相反的却更廣泛地展開來。對於這種形式的「教育」他們倒是富有經驗：當上次大戰時，暹披汶一手摧殘僑校教育達八年之久，但僑校的地下工作始終未間斷，所以戰後僑校復員時，高小初中各級的學生都有，教育的序列因此便能一氣接續下來，僑校初中也就毫不費力地開辦成功了，僑生間的國語學習運動也就能廣泛地推行了。

其他方面排華

暹政府不願摧殘華僑教育，同時暹大

舉非法逮捕華僑，稍有不合，便逮捕華僑出境。最近更組織委員會，專門研究如何排除華僑的苛例。暹政府以前曾規定二十多種條例，可以作為驅逐外僑（實際上即對付華僑）的藉口，其中連秘密募捐、不需要、無業遊民……等都包括在內。尤其是一「不需要」的這一罪名，許多情形都可應用上去，因此僑胞時時都有被驅逐的危險。然而暹政府還嫌不夠，最近索性規定賣雞蛋賣豬肉過價或未掛牌者，也都要被逐解出境，簡直是一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

暹披汶初上台時，為了討好國際，對於排華工作還不敢明目張膽地一意孤行，因此在僑胞間謠傳許久的移民限制迄未執行。但到暹披汶在寶座上坐穩了以後，他的野蠻面目，便逐漸現出原形，而祖國外交上缺乏明確堅定的立場則更壯了他的膽量。七月十五日，暹披汶對外國記者表示，暹政府正與中國政府商量減少華僑移民數額的問題，他相信定能獲得中國政府的同情。七月二十日，他授意下院議員乃社裏提出修正移民限制新條例，理由是暹羅人民不能制止外僑的刻苦耐勞，所以得防止外僑的大量移入，以免暹羅失去獨立與自主。乃社裏提議：從今年起，限定任何國籍移民，每年來暹不能超過二千名。此案一經提出，附議簽署的議員竟達二十幾人。另有變政軍人團的首領之一的鑾角將軍（此人在大戰期間曾逃來我國重慶，在勝利大廈內作過百日的寓公，頗受我國政府的優待，臨走時戴笠還曾送他一筆路費。）更開玩笑地寫信給國會議員，請他們一致提議每年華僑移入不得超過二十人，理由是美國比暹羅大過五六倍，每年

只許華僑移入一〇五人，按此比例，暹羅每年只能允許華僑二十人移入。現在這種讓案正放在下院的公文檔案中，由一個特殊的委員會對這個問題作慎密的研究；然而無論決議案，表面上如何文飾，以後實際上對於僑胞移入的限制必然日漸加多了。

除此以外，僑胞在職業方面，也幾乎無處不受排擠。例如三輪車業，西醫西藥業，雜貨業，汽車業，以及製酒，製糖，火柴，玻璃，冶金，製皮，製絲等工業，都直接或間接受到限制。總之，暹披汶政府的用心非常明顯，就是要一腳把華僑踢出去。

問題要根本解決

配合着政府的排華措施，暹羅的輿論界也大發其排華的言論。「大毒主義」的狹窄思想，加上一部少壯軍人派的「唯國」理論，不知不覺就把華僑當作了一「東方猶太人」。其中最危言聳聽的是八月四日在暹文「民主報」上發表的一篇「暹羅的華人和他國的華人」，內面說印度係亡於英僑；就英僑為數尚不及華僑之多，故華僑實有亡暹的危險。此種論調，本來不通之至，但竟能在暹羅朝野造成一種變態心理的恐華病，於是華僑便存暹羅計劃之類的謠言居然也能不脛而走，所有用心的暹披汶及其部屬便利用這點，火上澆油，極盡其鼓動操縱之能事，而僑胞更受愚匪淺了。

現在問題不在於暹政府的迫害是否變本加厲，而在祖國的外交政策能否明瞭，堅定，從根本上澄清中暹的關係，海外僑胞所翹首企望的就是這一線光明。

書評

「現代社會的診斷」

蘇汝江

Diagnosis of Our Time: Wartime Essays of A Sociologist. By Karl Mannhei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43. pp. XI+180.

本書著者孟漢博士是德國社會學者，先後受業於德國二國，其興趣原在哲學，嗣轉移於社會學。一九二九年以後任教於佛蘭克富大學，到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執政時，因思想之不相容而去職，到英國倫敦經濟學及政治學院授社會學，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直到戰爭結束以後的時期。

就中於一九四五年受聘為倫敦大學首席教育學教授，次年底受聘為聯合國文教組織歐洲分處長。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因病逝世於倫敦，未能展其才智，令人惋惜。他曾主編「社會學及社會改造國際叢書」，所著有專著九種及論文二十餘篇，其主要者有一意識形態與烏托邦、「改造時代的人與社會」、「刑事正義與社會改造」及本書「現代社會的診斷」。

本書分七章，除第五章外，餘均為戰時論文及講稿，討論現代社會的診斷，估價中的危機，青年問題，教育、社會學及社會意識，平民教育與團體分析，納粹的團體策略，及新社會哲學，在形式上這七章雖是獨立的，但他用社會學及心理學的觀點去診斷時下最具體的問題和病象，並且指向一條道路，那便是以民主計劃的觀念為基礎的新社會秩序；故全書的精神却

是一貫的。至於著者的社會計劃理論的全貌，如現代社會文化的危機，民主概念，為自由而計劃，社會技術等，可讀他的「改造時代的人與社會」一書，其中有系統而精闢的討論（清華大學出版「社會科學」第四卷第二期有該書書評）。

著者診斷現代社會的病象，認為其癥結是在由放任到計劃的社會的過渡時期中，計劃的社會往往形成少數人的獨裁而不是多數人的民主，是計劃社會適從（Training for conformity）而不是為自由而計劃（Training for freedom），換言之，重在求同而不求異。前者是極權國家的作風，是獨裁專制的，處處干涉的，是鵝步式的配合，是違反自發性的遵從；後者是民主社會的表現，重在個性的獨立，人格的培養，自發自動，有選擇的自由，有社會的分化。這兩種社會原來都需要一種配合，正如同管絃樂隊的導師指導各種的管絃樂器，力求配合，產生悅耳的音樂，以博得聽眾的欣賞和讚揚；但導師所指揮的若僅是單調的配合而沒有複雜異類的配合，那是大大的失敗。著者認為涂爾幹的學說就是極有見地的，單純與一致只表現於初民的簡單社會中，近代社會分工

愈精密，愈需要各種類型的分化；因為社會完整與統一的完成，決不由同式劃一的行為而須通過功能上的互相補充。法西斯和納粹主義的社會實行獨裁，資本主義的社會一味放任，固均令人失望；共產主義的社會自以為是療治資本主義一切罪惡的萬靈丹，也使人懷疑；惟有為自由而計劃的真正民主化的社會才是現代人類的出路；因為他有的是社會正義而不是機械化的平等，是計劃的自由而不是放任或干涉，他維護社會變遷的正常程序與為全民所承認而接受的基本德性和價值；培養對於這些價值的新態度，除這些基本德性和價值之外，其他一切繁複的價值可任人批評，迎拒、選擇、及試驗，讓人自由發展個性，培養人格。著者分析社會技術的意義，認為社會技術是社會用以影響人類行為或政府用以實施社會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他可以限制現社會發展的方向，可以阻礙或重塑經濟體制，摧毀社會階級，從這個觀點看，他的性質比經濟結構或社會階層還要根本些，但他往往有促成權力集中及少數人統治的傾向。極權國家利用軍事、現代交通工具、輿論統制、宣傳、及統制教育等社會技術來維持政權和社會秩

序，甚至可以說一個國家之所以從民主變為極權，其由於人民觀念之改變者少，而由於社會技術之改變者多。社會技術本身無所謂善惡，全視人類的意志和聰明如何利用他；所以民主國家要善自選擇便利用種種的社會技術，以促進計劃的新社會，為自由而計劃。總之，著者的看法是很正確的，極權國家實行專制獨裁，以國家為至上，人民處於從屬的地位，她們所計劃的是強人從同的舉動的一致，而不是人格獨立的變異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極端自由放任，又失之漫無計劃。至於極權國家之所以存在，乃是利用她們那一套的社會技術，計劃的民主社會之實現，也須利用一套的社會技術。通常論時代問題者，往往從制度、行政或人性方面去看，而著者則從社會技術方面着眼；實是獨到之見。流血的革命、黨化教育、宣傳、法令規章等等的社會技術是否從根本上影響人類行為與實施社會控制？有沒有更聰明而有效的社會技術應用於有計劃的新社會？這些都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問題。

著者所論到現社會的第二個病根是估價中的危機。基督教的博愛，極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使哲學思想上是

本著者孟漢博士是德國社會學者，先後受業於德國二國，其興趣原在哲學，嗣轉移於社會學。一九二九年以後任教於佛蘭克富大學，到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執政時，因思想之不相容而去職，到英國倫敦經濟學及政治學院授社會學，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直到戰爭結束以後的時期。

就中於一九四五年受聘為倫敦大學首席教育學教授，次年底受聘為聯合國文教組織歐洲分處長。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因病逝世於倫敦，未能展其才智，令人惋惜。他曾主編「社會學及社會改造國際叢書」，所著有專著九種及論文二十餘篇，其主要者有一意識形態與烏托邦、「改造時代的人與社會」、「刑事正義與社會改造」及本書「現代社會的診斷」。

本書分七章，除第五章外，餘均為戰時論文及講稿，討論現代社會的診斷，估價中的危機，青年問題，教育、社會學及社會意識，平民教育與團體分析，納粹的團體策略，及新社會哲學，在形式上這七章雖是獨立的，但他用社會學及心理學的觀點去診斷時下最具體的問題和病象，並且指向一條道路，那便是以民主計劃的觀念為基礎的新社會秩序；故全書的精神却

是一貫的。至於著者的社會計劃理論的全貌，如現代社會文化的危機，民主概念，為自由而計劃，社會技術等，可讀他的「改造時代的人與社會」一書，其中有系統而精闢的討論（清華大學出版「社會科學」第四卷第二期有該書書評）。

現紛亂衝突的現象，自由的性質漫無一致的理論與實際，對於罪犯的處置我們不知道是懲罰抑教育，對於破壞法律者我們不知道把他們當做罪人抑病人，在教育政策上我們不知道是要培植自由進步的理智者，抑皈依風俗傳統宗教的進學家，是要為通才而教育抑為專業而教育——這一切都是估價中的危機。著者從社會學及功能的觀點看價值，認為價值有主觀的背景（以個人的選擇來表示）和客觀的規範（為社會所決定以節制人類行為及操行），前者是主觀的自我表示，後者是客觀的社會功能，問題是在這二者如何調適。在單純的靜態社會中，一種估價建立以後，往往長久維持，不輕易動搖；但在複雜的動態社會中，估價變動不居，往往須要重新估價，以適應變遷中的情境。但在現代社會中，估價的歷程往往流於混亂，招致阻礙，著者認為這由於許多社會學的因素，如社會急遽發展，難以控制，手工業及農業社會進派到現代化的工業社會，交通進步，人類的接觸日漸頻繁，各種新的權威及社會裁可之產生等。要估價的混亂與價值體制的衝突得到調和，要共同接受的價值有一個健全的背景，這不是在極權統制與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所能如願的，而必須有一個計劃的民主模式或為自由而計劃，也就是著者所說的「第三條路」。

在這「第三條路」的靈頭，沒有獨裁形式的外在控制，而有完成民主功能的新的社會技術，人人有選擇，有機會，有自由，估價的歷程可以獲得調適，有開明的適合人性的教育，使人人對於價值去掉盲目的

接受、服從、模仿、及情緒的暗示而訴諸理智，接受最基本的共同價值，創造新價值，培養對於價值欣賞的意識，使人人對於共同基本價值的競爭與社會正義的競爭攜手同行。著者對於價值的繁雜性、主觀性、客觀性、等次性、及時空性，雖未作透澈的學理的分析，但他從社會學及功能的觀點，針對時代的病象，指出估價的危機，歸結到以計劃的民主社會來解除估價的危機，可說是替人類找到一條出路。

關於青年問題，著者認為青年對於社會的意義及其貢獻是很大的。青年有活力，予社會以新生命，是社會的潛力或後備軍，是社會的一個大資產。在現存社會秩序中，無論在物質及精神方面，他們大都沒有既得的利益 (Vested Interests) 的依戀，不苟安於現狀，亟思有所改進，發展偉大的抱負，實現高尚的理想。在靜態的社會中，老成持重之輩為了維持現狀和傳統，往往固步自封，忽視甚至壓制青年。動態的社會往往能提拔這些潛在資源的青年，讓他們推動社會進化，向前邁進。但要使青年有所貢獻於社會，必須按照社會的需要和目標，除應用教育的社會技術外，最緊要的是替他們安排一個最適宜的社會環境，使他們正常地發展個性，培養人格，從事種種社會功能的活動。可惜的是青年組織和運動往往被少數人所壟斷，青年與老年在社會上的分量又各不相同；如德國意大利蘇聯的青年組織及運動是獨裁者的工具，是為國家而存在，甚至富於譟武的氣氛；英國既沒有自動組織青年的經驗，其老成持重的國民性又掩殺了

青年的活力，著者久居英倫觀察的結果，認為英國人厭惡高尚的原則和抽象的思想，理想，缺乏遠大的理想，一切依照常規慣例，社會穩定而無變革維新的氣象，其原因而多，而最重要的是青年在社會生活中沒有相當的地位；美國青年的聲望遠在老年之上，社會對青年的愛護無微不至；中國的情形正與美國相反。以上所論雖是著者對英國人而發，却可做我們的借鏡。中國青年對社會的意義和貢獻是什麼？中國青年的問題何在？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青年政策？這些是應當重新檢討的。像中美二國，一重視老年一重視青年的極端風氣，似乎應有合理近情的折衷。青年應以老年為榜樣之處固多，而老年可向青年學習之處亦復不少，歧視的心理是應該掃除的。

關於教育問題，著者說許多人把教育看做是生活上自給自足的一個部門，學校與社會成為兩個背道而馳的範疇，殊不知教育是一個完整的概念，社會便是一個教育代理人，學校的目的不僅在傳授現成的知識，而在使我們有效地學習生活，家庭與學校，父母與教師，要打成一片，互相配合，以形成青年的品格。希特勒的心理策略是不把個人看做「一人」(Jehon) 而把他們當做社團的成員。所謂完整的教育有二方面：一是教育的活動要與其他種種社會制度的活動整合起來，二是教育要顯全整個的人格。教育雖是影響人類行為的許多社會作用之一，但也須達成社會的目的。從這一方面說，社會學實可以幫助教師打破教育部門化與純學者化的概念，而

使教育適應社會的需要並使他成為人類行為在社會學方面的完備的研究。簡言之，社會學可助長教育使他更近人情與更社會化。從社會學的觀點看民主化及自由化的教育，他的功能不是在抽象中去個人，而是存在於社會中並為了社會。教育的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團體，其目標不能脫離時代情境和社會秩序。一切典章規條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個人與團體間互相調適的表示，教育實是影響人類行為的一種社會技術及社會控制的手段，教育而不能發揮社會控制的效用，便是一種失敗。由上述述，可見著者認為教育為了培養人格同時也要為社會，實是持平的見解。人格與社會是共生的，二者有血統的因緣，是骨肉的聯繫。教育若單是為了社會，將置個人於何地？教育若只是為了培養人格而與社會無與，則個人在隔離與真空的境界，人格根本無由培養，而「獨善其身」與「為己」的結果，勢必與社會隔閡起來以至發生利害的衝突。

著者對於上述現代病象的診斷、估價問題、青年及教育問題的分析，可說是金鑿的結晶。這四種問題的討論實可歸結為一個大問題，那便是著者的民主的計劃社會的思想。著者在本書以及其他著作中，對於問題的分析往往把個體的社會情境，並且是從根本上著眼去攻擊問題的根源，特別是他從社會學及心理學的觀點，以精密的思考和透視的目光來討論現代社會的問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菜市

李瑛

暑假，在家裏住得膩了，時常挾了書到一座教堂附設的圖書館去，家的後面是一溜菜市，爲了走近路，便時常穿過這條狹隘的市街。

街道完全是高低不平的石板，兩邊的舖口有時爲了方便隨手潑出來的餾水，便會存在凹下的石路上，幾天不乾，於是常常有鑽行在菜市底下或魚肉擦板下的生滿癩癬的野狗，時常爲小伙計抽冷子的一踢，便拖着嗷嗷的嗥叫，夾着那條脫了毛的尾巴，跟蹤的逃出。這時那幾隻瘦瘠的小爪子偶爾踢在那些石路的污穢的積水上時，便濺出無數的泥點，隨着，腥臭的氣息充滿了全街，而這條街便會被沿路的每一家伙計敲打過去，拖着尖銳的嗥叫，直到拐彎。

這條小小的巷子既名爲菜市，當然聚集在這裏的攤販，舖口，大都是專賣雜貨，蔬菜的買賣了，街不到二十丈遠，但是一家一家却擠得很密，每天一到四五點鐘，天還沒亮亮的時候，小伙計們就早起來，擡下條條的門板打掃舖口了，他們照例的先不洗臉，便把那些擡下的木板架成一級台階式的菜床子，上面放了筐籠和木盆，等待着擡下的菜販子來送菜，此刻老掌櫃還沒有醒來，幾家舖子的小伙計使用低低的聲音打打罵罵的取笑，喧騰起一陣追逐或一陣走調的小曲，接着漸漸多起來，街路就喧騰起來了，打秤的聲音，唱歌的聲音，以及咕咕咕咕的送菜木車的尖叫，一個個清冷的早晨就這樣轉入了繁華。

子，簡直就有點不好走動了，再加上從各地奔來賣早貨的小挑子，也把自己的那份貨物擠在菜床子中間，這樣一來就更顯得狹隘，那一系列低矮的房層，傾斜的欠伸出去，爲了避風遮雨和雨水，他們每一家幾乎都預備了遮雨或雨披的布篷，支撐在各家的門前，因爲街道的窄狹，便彼此參差的連接起來而連成一溜悶熱的蒸籠子，白天見不到很多的陽光，有時午間當從這裏經過，那起早的小伙計，有的正俯在高大的噴壺上用支着雙頰睜着小眼，有的却已爬上了那沾滿了蒼蠅的爲發黃的報紙糊的吊牀，橫仰着睡待正酣，當太陽從隙縫，斜斜的投射下來又照在石路上的時候，那滾滾的像一片碧水，同時飛在這上面的菜葉的綠油油，成羣的嗡嗡的飛着成一片遲緩的響聲，假若是雨天，牠們或者還比較少些，但只是這時雨水從布篷子的一角或蓬蓋子的斜坡滴流而下，那低於石路的舖子的窪地，却又該有泥水流灌進來了，是的，這裏就是這般污穢又這樣虛

的，同時，賣帳的孩子揀了幾份本市出版的油污的小報，追逐着來買菜的看上去比較文雅的人士，他把手裏捏得字跡模糊了的潮濕的報紙，用力的塞進你的衣籃子，或是伸在你的手掌之中，纏人腳步，並且口裏呼喚着一個含糊的新聞的標題，他的買賣幾乎含有大部乞救的神情，使你不得不留下一份，但是，糟糕！此時若被另一個賣帳的孩子從遠處瞥見，他便會瘋狂似的跑來，搖蕩在你的面前，他的仰望着的兩隻，亮的眼眸向你注視，哀憐的呀唔不清，也爭搶的變再賣你一份。

時間是八點鐘，那邊炸油條的豆漿館子就滿是出出入入的人了，他們幾乎比菜舖的伙計起得還早，他們匆忙的引起火來，那烟，那辛辣的濕木柴的氣息，浮遊在每家的屋簷之下，久久不散，炸油條的手藝人，用兩隻漂亮的手掌揉搓着油條的而塊，熟練的放進滾沸的油鍋，吱吱的變黃而焦熟，一縷油膩的熱氣的青烟迴盪在鍋面上，迴盪在一溜嘈雜的破曉，館子裏面，打燒餅的老人，用一付長長的鐵箸，翻挾着火旁烘烘的燒餅，不時用一根面鏟拚命的敲着麻板，那單調的又強烈的聲音，告知顧客們又一批燒餅的出版。

此時，兩邊的菜舖，也正是一天最忙的時候，新從菜園挑來的豐綠的青菜，光亮的紅蘿蔔，圓滾滾的紫茄子，長得幾乎爆裂的老窩瓜和那些剛剛滾開小嘴的豆豉，連同一些筐籠擺在菜床上緊緊的相互的擠壓着，此時，彷彿仍新鮮得可以聽見它們吸水的聲音，那滾滾的斑斕的顏色，看上去像幾張真像一張張燦爛的畫板，忙着的小伙計們一面用一隻手舉着長嘴的大噴壺，嘩嘩的往青菜上澆酒之外，又用另一隻手的三個指頭揀揀的乾着那青菜的黃梢，或是擡下一棵大蔥的乾葉，這時那價倚在街角酣睡的狗，早已醒來，正擠在你的腳下，等候那裏有扔出的一塊骨頭或是半個魚尾，兩片菜幫，可是一場較爭來了，那提了一隻碗或是一只口袋的窮苦的孩子們，每天早晨也是必須趕到這裏的好客人，他們也是安來照顧那些扔下的菜葉和蔥葉以及那些爛了的瓜皮，蘿蔔的鬆根，當然，馬上，一場叫罵或是一陣追打是少不了了。

這些孩子們，不知道他們是從甚麼地方趕來的，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有家或者親人，我清清楚楚的記得在兩個月之前還沒有看見他們，也許他們是戰區逃來的難民，也許是大工廠倒閉後的那些打雜的重工，我想不出，時常當我挾了書經過那些高掛着新鮮的肥肉的肉店、油膩膩的長條或在那漆黑得發光的肉案子旁邊時，我時常看見他們呆呆的站在那裏，把眼睛固定在那噴噴的醬肉上，並不乞討，有時經過那烟氣油膩薰人的豆漿舖子的門前，我也會發見他們安靜的站在一羣食客的旁邊，用他們髒得發光的小指甲剔着牙齒，他們的眼睛無神的眼睛，隨着你的食物遲緩的轉動，我想他們一定是很久很久不曾喫過一頓飽餐了，加雜在他們中間，我還時常發現一個滿臉生了可怕的惡毒而且腫腳的女人，她時常蹲在一家賣雞鴨和魚蟹的店房的前面，那店房的掌櫃，彷彿對她格外可憐，容許她在他的店門邊休息，打盹，或是攔住行人要求金錢，偶爾我也看過她拿了一兩斤乾蠶的鹹魚，或是一把細碎的蝦皮，來佐着她乞討來的碎塊的窩頭下嚥，那肥胖的掌櫃，出來遞去的照顧着自己的攤子，一聲略略的叫着，雞鴨，同被裝進一隻竹籃的網籃，還有一些被纏了毛的小雞們，吊着牠們亮亮的白脖子，高掛在魚攤的上面。而倚在這家舖口的這個龐大的女人是圍了一件不成體子的破布，她背上用布條纏住一個赤露的嬰孩，她時常蹣跚的跟隨着我，向我伸出皮包骨頭的瘦瘦的瘦手指，嗚嗚咽咽的傾訴他可哀的境遇，乞求錢幣，她那背纏得成套的乞辭，每一次都向我重覆一遍，我給她錢的時候也多。

當然這些人，他們是要提防着那善口值值的警察的，有時不留神，他會突然的呈現在他們的面前，那戴了白色套袖的手臂中的木棍，對準了他們的背脊和下巴，驟然下落，會使他們在驚慌裏奔逃四散。

民，也許是大工廠倒閉後的那些打雜的重工，我想不出，時常當我挾了書經過那些高掛着新鮮的肥肉的肉店、油膩膩的長條或在那漆黑得發光的肉案子旁邊時，我時常看見他們呆呆的站在那裏，把眼睛固定在那噴噴的醬肉上，並不乞討，有時經過那烟氣油膩薰人的豆漿舖子的門前，我也會發見他們安靜的站在一羣食客的旁邊，用他們髒得發光的小指甲剔着牙齒，他們的眼睛無神的眼睛，隨着你的食物遲緩的轉動，我想他們一定是很久很久不曾喫過一頓飽餐了，加雜在他們中間，我還時常發現一個滿臉生了可怕的惡毒而且腫腳的女人，她時常蹲在一家賣雞鴨和魚蟹的店房的前面，那店房的掌櫃，彷彿對她格外可憐，容許她在他的店門邊休息，打盹，或是攔住行人要求金錢，偶爾我也看過她拿了一兩斤乾蠶的鹹魚，或是一把細碎的蝦皮，來佐着她乞討來的碎塊的窩頭下嚥，那肥胖的掌櫃，出來遞去的照顧着自己的攤子，一聲略略的叫着，雞鴨，同被裝進一隻竹籃的網籃，還有一些被纏了毛的小雞們，吊着牠們亮亮的白脖子，高掛在魚攤的上面。而倚在這家舖口的這個龐大的女人是圍了一件不成體子的破布，她背上用布條纏住一個赤露的嬰孩，她時常蹣跚的跟隨着我，向我伸出皮包骨頭的瘦瘦的瘦手指，嗚嗚咽咽的傾訴他可哀的境遇，乞求錢幣，她那背纏得成套的乞辭，每一次都向我重覆一遍，我給她錢的時候也多。

當然這些人，他們是要提防着那善口值值的警察的，有時不留神，他會突然的呈現在他們的面前，那戴了白色套袖的手臂中的木棍，對準了他們的背脊和下巴，驟然下落，會使他們在驚慌裏奔逃四散。

當然這些人，他們是要提防着那善口值值的警察的，有時不留神，他會突然的呈現在他們的面前，那戴了白色套袖的手臂中的木棍，對準了他們的背脊和下巴，驟然下落，會使他們在驚慌裏奔逃四散。

